現代新編

鄭梅宋修
瑞·家著

# 港滬脫險記

勝利出版社福建分社印行

# 紅色舞台再版

勝利出版社福建分社出版之紅色舞台，係作者李昂以親身之經歷，寫出鮑羅廷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毛澤東等平生事蹟及祕密活動情形，確爲當代寶貴史料，該書定價三元，第一版出版後，不及兩月，即在永安售罄，各地讀者紛紛要求再版，本社爲適應需要，業將第二版印就，交永安立達書店，南平正中書局及各大書店代售。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八月初版

港滬脫險記

每冊實價一元五角

著者 鄭瑞梅 宋家修

印行者 勝利出版社福建分社 福建永安

總經售 立達書店 暨省內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 前記

這本小冊子，是包含着「香港脫險記」和「上海脫險記」這兩篇東西，都已在永安中央日報發表過。「香港脫險記」，原題爲「香港逃難記」，這次宋家修兄也從上海淪陷後逃了出來，寫了一篇上海脫險的經過，有些朋友便勸我們把這兩篇文章合印一冊單行本，因爲這一類比較詳細的實際記叙港滬淪陷的單行本，直到現在還沒有。敵軍在港滬苦心孤詣的施用懷柔政策，及其加於港滬人民的種種暴行，我也覺得有暴露的必要，同時也是對祖國同胞的一點報告；如果這本小冊子能使我同胞對於敵人有更進一層的認識，那對於抗戰是不無裨益的。所以，我就將「香港逃難記」這篇東西，重新改寫過，題目也改爲「香港脫險記」，與家修兄的「上海脫險記」合題爲「港滬脫險記」，交勝利出版社福建分社付梓。我們刼後餘生，現在猶能回到祖國參加文化的抗建工作，則這本小冊子的刊行，也算是我們生命史上的一紀念。

鄭瑞梅　三十一年八月於永安

71870

# 港滬脫險記　目次

一、香港脫險記……鄭瑞梅（一）
二、上海脫險記……宋家修（三三）

# 一．香港脫險記

鄭瑞梅

## 平靜的星期日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星期日，靜靜的，一週來工作的劬勞，渴望這一天閒靜的光陰。

香港的星期日，給每個人心頭的活躍，這冬天的太陽，帶着溫暖的微笑，叫人都想出去走一走。上午十點鐘還沒有過，忽來了兩位朋友，和一位面生的小姐，他們是新近從上海來的，據說生活太悶了，特買棹南下，看看這個島國的風光。這樣，我便另約了兩個報紙雜誌的主筆編輯先生，驅車同遊淺水灣。青山綠水，沙灘上點綴幾個浴後的男女，碧波中也潑過幾個健美的人體，我們就在山下咖啡店裏坐下。

他們在談笑，看看眼前的景物；我在披讀一張早報，消息漏出時局的嚴重性。幾個大字標題寫着：「日美談判決裂，野村來栖狼狽離白宮，羅斯福致書警告日皇……」我就聯想到三四日前香港政府舉行防空演習，勸告居民疏散，並非無因了。香港眞會有事嗎？擺在眼前的事實，是平靜的，對我不定了。我還把這問題請教這兩位有時代眼光的報紙雜誌的主筆編輯先生，他們都異口同聲的說：「短期內絕對無事」。他們又說：「上星期六，我們報界雜誌的編輯主筆和寫時事問題的專家，曾舉行一個座談會，討論香港會不會打起來。結論是以種種證明，日本不過是虛張聲勢，絕不敢向英美開戰，開戰就是自掘墓頭」。這幾句話，是理智的，安定了我的心。報紙上的大吹大擂，有時是故意出緊張的局面，記得美國有一個作家說，報紙像一條狗一樣，稍微刺激一下，就會汪汪的狂叫起來。然

而理智的另一面是情緒的，狗急跳樑，急得沒法的時候，就會自掘墓頭。戰爭往往在情緒衝動之下進行着，並沒有理智可言，所以誰也不敢相信十二月七日的這個星期日，就是宣告了香港安定百年的最後一天，次日清晨戰爭就會來臨！

數日前，香港政府勸告居民疏散，這就同一滴冷水，落在新火上一樣，誰肯聽從，誰肯離去這一塊安樂土，一點也沒有效力。上一次不是也來了一個疏散嗎？結果香港太平無事，疏散的都搬了回來，開了一場玩笑而已。現在玩笑重開，儘管勸者諄諄，而聽者渺渺，不但居民不肯疏散，而上海的朋友小姐們還帶着閒情逸致，來逛遊香港，還有上次被迫疏散至澳洲去的外國太太，這時也紛紛函電請求要來香港，看看她們的丈夫。在夜間，曾舉行數次防空演習，大家都當一種玩意兒看，並不想會含有一種另外的意義。香港是平靜的，這星期日也是平靜的。

我們在淺水灣，盡情的享受一切的景物，直至太陽西斜，回到香港市區，同進一家酒店。這酒店的上上下下都是高朋滿座，無線電送來了婉轉的歌聲，兩個高鼻子綠眼睛的青年男女，隨着歌聲而起，在跳狐步舞了。

飯罷出來，已是都市之夜，我們還帶着餘興，再看電影去，電影院裏的觀衆，也擠得滿滿的。忽然銀幕上現了一個通告，是叫英國的士兵，即刻歸隊，空氣稍爲波動了一下，就平靜下去。大家都在繼續看電影，好像沒有發生一件什麼事一樣。

據說電影散場之後，香港政府下一個緊急命令，召集義勇隊入伍，這除了報館獲得這個消息外，其他的人都不知道。我們這倦遊者，也祇搖晃着影子，回到家中，睡在床上，舒適的結束這個星期假日的最後幾個鐘頭；叫賣者收拾攤子，慣常地回去，在夢中去尋求明天的一筆好買賣；船上的工人，也呼呼地睡在碼頭上。時間緩緩地爬過了星期日之夜，而接近戰爭的邊線了。然而，這星期日是

平靜的。

## 眞的打起來了

十二月八日清晨，慣常地，我正洗過臉，要赴海濱做一刻鐘的早操，忽然從外面送來了炸彈的轟炸聲，炸得特別響，把還睡在床上的人都叫醒了，把這大清早冷靜的樓窗上，伸出人頭來。這時，馬路上散佈着義勇隊和警察，倉忙地維持市街的秩序，乘人力車和脚踏車的都被拉下來，由兩旁的人行道走去，我也下意識地感到這情景有點異樣，然而同室的人猶以爲是防空演習，不過演得逼眞一點。這種看法，滲進我理智的領域，事前並沒有一點動靜，不信眼前有戰爭這回事，誰知這時敵機在轟炸九龍啓德機場，揭開南太平洋戰爭的序幕，香港眞的打起來了。

這天港九輪渡即告中斷，我仍鵠立九龍尖沙嘴碼頭，希望能過海至港辦公。碼頭上人山人海，議論紛紛，有個從九龍塘來的朋友，證實啓德機場被炸的經過，他的房屋就在機場旁邊，屋頂被炸去一角；他的臉猶帶土色，耳朵震聾了，眼睛也有點花了，戰爭的現實，已毀去理想的殿堂，這突然的事，叫久安香港的人心慌意亂了。

忽然，警察在人叢中口傳着：要渡海的人，都須集齊青年會門口，待領渡海證。大家聽了之下，就紛紛向青年會跑去，擠得緊緊的，這廣闊的人潮，就在青年會面前波浪着。足足等了二個鐘頭，還未有發渡海證的動靜，雖是十二月的太陽，也曬得叫你皮黑頭暈，汗流浹背。着急心焦，燒沸了這整個的人潮。正在這人頭萬千之際，警報大鳴，人羣似螞蟻一樣，紛紛逃散，我亦逃至半島酒店地下，抱頭靜聽炸聲，生怕炸彈就會落到頭上。半小時過去，警報解除，過海無望，即匆匆回寓，街頭收尾，已滿呈戰亂景象。

這天下午，敵機又數次來襲，情勢更爲嚴重，九龍各業，無形停頓。公共汽車，平時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裏面寬敞的位置，可以任情看看車窗外的景物，這時車內却擠得水洩不通，車窗外還再掛上了幾個人，你若要搭車，眞是無容身之地。就是等着，二輛過去，又是一輛，一樣地叫你失望，車時香港，立時改變了一個「現狀」。

是晚，在戰神翅膀下，全港電光都熄滅了，成了一個黑暗世界。外面除了足步的走動聲外，就聞不到戰爭的氣息。原想就在這個黑暗裏睡去，鬆弛一天緊張的神經。可是在這戰爭的初夜，忽來了個謠言，說是敵軍散發傳單，這晚，要來轟炸港九。我的住屋靠海，又近廣九鐵路，是轟炸的目標，要保全生命，就不該大意，乃決定同同事顧君離開這個險地，暗中隨人衆奔向較偏僻的地方。摸索至左君的寓所，在地板上過了一夜。

大概是午夜時分，警報響了，天空機聲軋軋，大家都以爲是敵機來夜襲，頗起驚惶，有的慌亂的逃至樓底下去，然而，然而沒有炸聲，也沒有高射砲聲，這叫人奇怪！後來據說這是中國政府派機來港救出在港的中國政府官員，傳說宋慶齡、郭泰祺、貝淞孫等，就在這時飛出險境。

## 偷渡之後

次日拂曉，揉揉一夜未睡過的倦眼，同顧君跑出馬路，探聽一點戰事的新聞，同時也介意於怎樣渡海至港辦公的問題。偶然，擠上了一輛公共汽車，原想回寓去，忽得了一個消息：早晨八點鐘之前，可以在警察視線之外的碼頭，僱小艇偷渡過海。我們心頭一亮，就直接隨車至尖沙嘴碼頭，沿沙袋走過去，約有十丈之遠，有一個凹進去的缺口，這裏祇有幾個急於渡海的人，船夫不敢聲張的向這些顧客招徠，一切都保持神祕。「快點，每個人三元港紙，快點下船，過了時間，就會有被射擊的危險」

！船夫帶着催促的口吻，我們也以爲是難得的機會，雖然，平時渡海，每次五個仙够了，現在祇求能安然渡過，也沒有人在這「三元港紙」上面爭論了。

我們乘的是一隻小汽艇，全體祇有六個客人，都埋藏在外面被竹篷遮蓋的船艙中。小艇剛開行時，是緩慢的，用竹篙撐着，不敢使用電力，「碰碰碰」的響，而漏出風聲來。在這船艙中，我們的心，就浸在怕懼中，我們會聽到：昨天傍晚，也有一隻偷渡的小船，被射擊沉沒，船中人生死不明，今天會不會重演？這汽艇中的時間走得特別慢，半個鐘頭，就有一天之久，在這茫茫的大海中，誰保不會再出亂子，如果警報來了，跳海不能，要逃往那兒去呢？汽艇抵彼岸，會不會被警察發覺而招致災禍？這些，一連串的問題，就縈繞腦際了。畢竟是偷渡，抵了彼岸，也是同樣的神祕之地，在這大清早，八點鐘之前，不會被警察發覺的，根本這裏就沒有警察，付了一點碼頭錢，就可以登陸。穿過冷靜的德輔道，雪廠街，就匆匆的至經紀行五十四號辦公廳，先整理公司中的事務，然後設法至銀行提款，分發同人兩個月的薪水，從此就回不得九龍，開始過逃難生涯。

始初數日，我們照常至公司辦公，實際上是與同人聯絡聯絡，接談善後的問題。夜間就住在鄰近的 Dina House 裏面，這是一所英國人建築的大廈，輕磅的炸彈或砲彈，是不會傷害到裏面的人。

砲聲不時由九龍方面傳來，一天清晰一天。飛機隨時掠過上空，天天逃警報，跑防空洞，忙煞了兩隻腿。這時吃飯又感困難，在警報解除時，酒吧間擠滿了人，菜飯挨不到你的肚皮，有時點了菜，或正在張口大嚼之時，警報來了，就不得不放箸而逃，好在酒店老闆有先見之明，顧客光顧，須先付錢，而免了一筆必然的損失。

所以在戰時，我們祇吃一餐或二三只麵包過一天，能吃到兩餐的，算是幸運兒，喫眞不易，軍飛機大砲威脅之下，連大小便亦不從容。



指

十二月十日十一日這兩天，九龍方面的砲彈，曾落到香港市區，砲聲猛烈的響動，玻窗震動，令人抖，大家的心裏也起了發抖的反應，在 Dina House 的夜闌，靜聽砲彈在空中長嘯，然後就好像[illegible]一樣的交響起來，大家都在想，前線戰事許是一天一天的不利了，緊張了！

## 九龍撤退與白旗使者

十二月十二日，九龍局勢已非，一隊印度軍慌亂的渡海來港，一位××職業教育社的負責人鄭君，戰後就被封鎖在九龍，這時也乘機擠入印軍的船上渡海而來，（這時碼頭一度開放開行數隻渡船特許一般人來港）他來看我，手背上流着血，額角上也有一點血跡；臉上還有餘悸，他倉惶地說：「九龍失掉了，我擠上船時，就有敵人的機關槍向我們咯咯的掃射，死傷了幾個人，我伏在船艙底下，也掛了彩。」我不相信有這回事實，日軍佔領了九龍，那對海相望的香港，還保得住嗎？香港真會這樣快的就動亂了嗎？但鄭君身歷其境的說話，又不能否定的，我半信半疑，如墮在五里霧中。

這天下午，英文號外說九龍撤退。香港的電車公共汽車一度停駛，英軍也從九龍方面撤退至港，人心惶惶，中外男女，提箱攜篋的作僻處遷移，我以九龍既失，香港戰局，勢必江河直下，當可同時解決。殊知港督楊慕琦堅決表示，放棄九龍，死守香港，打得更加起勁。

九龍失陷後，大概是十四日上午，天空飄着浮雲，天氣陰沉，這時，忽有敵軍官數人，挾持港督私人祕書李夫人，搖着白旗，從油麻地乘汽艇來港，向港督提出投降條件，引起全港僑胞的極大關懷。嗣經港督嚴詞拒絕，空氣乃緩和了一下。次日，敵軍官又持白旗從油麻地渡海而來，此來並非重提投降條件，乃是敵方意想要向港督收買香港，願以八百萬元港幣爲代價，此舉殊堪玩味！蓋敵人購買香港，即視爲其私有財產的一部份，與侵佔而得者不同，他日如日本戰敗退出各地時，香港仍可視爲

已有，用意至爲深長。奈港督對此亦無商量餘地，並表示如果敵方再來有所要求，即先射擊之，使這白旗使者毫無成就，狼狽而歸，結果祇有再出於一戰。

## 跑進防空洞

香港中環一帶——我的所在地，砲火密集，砲聲震碎玻窗，把我同顧君趕走了，隨人潮向跑馬地奔。正是黃昏時分，投身一位同事金家，這晚就睡在最高的三層樓。窗外是黑的，時時飛來一盆火光，在眼前一亮，隨即猛烈的一聲響，又把我們驅至較安全的地下室去。砲火似有眼睛，隨又跟下來打門，門閂都被震得掉下來，我默默地蹲在樓梯底下，睜眼過一宵。

次日天曉，砲聲猶未停，又怕空襲，即同顧金兩君跑進防空洞。香港防空洞，據說比重慶好得多，在天然山壁下，重砲及千磅炸彈都轟不進，所以不分上中下階級人，都以防空洞是唯一逃命之所。然我却以防空洞也是人間地獄，裏面人衆擁滿了六萬餘人，空氣窒悶不堪，人氣臭得難聞，但我們也祇能佔一個僅容兩人坐立而又潮濕的地位。夜晚我們亦留宿洞中，足足過了十二個日夜。這幾天雖然吃了苦，也是難得的經驗。夜間欲睡不容你橫身而臥，兩足盤坐着，久屈而麻，腰酸頭痛，眞不知如何纔好。

這時已是暮冬天氣，在洞外，西裝外面，還須罩一件大衣，但在這洞中，是另外一個世界，男的赤身，女的露胸，各人都汗流浹背，把扇揮搖，這是人潮造成的熱度。所以聰明的小販，携來大批水菓，汽水，利市三倍，一轉眼而售空。這時食物已極感缺乏，物價高漲無已，米有錢買不到，是一嚴重的問題。洞中唯一的食物，就是不新鮮的麵包，平時一只僅售五仙，這時却售四角，我也乖軍見就買，捷足先登，備作戰時的糧食。

外面砲聲一天緊似一天，進洞的人衆也逐漸增多了，空氣衞生兩受影響。本來洞內每晨都有消毒服除垃圾，後來因人多，這種工作就不能再進行，自是之後，我們就在垃圾堆中生活了。老弱婦孺上怕走洞外，也在這垃圾上大小便焉。人氣，臭氣各種混合的氣味，想起來，眞會作嘔三日。

十二月十八日，敵軍在銅鑼灣登陸，刺殺居民甚多，這一帶房屋，也多燬於砲火，消息傳來，空氣頓形緊張，飛機大砲還不斷的交響着，馬路行人，吃到流彈的也數見不鮮，我們猶蟄居洞中，不敢走動一步，然極關心於戰事的消息，天天忙着看報紙——看報紙是我們在洞中唯一的要務——朝報、晚報、號外等都集在手邊，看看我國援軍已開到何處。一度曾聞我軍開抵九龍邊界，又讀到陳策將軍激勵的演詞，精神極爲興奮，相信敵軍卽會退去，香港還可保持光榮。

十八日之後，戰事中心移至跑馬地，砲聲更烈，洞口已中了幾個砲彈，死傷四個人，而這時自來水管亦中彈發生阻礙，食水又成問題，我們祇好改用井水。然井水出錢還不易買到，一天須用一元港幣的井水，這不是千古奇聞嗎？往後更多的問題，就一連串的在這防空洞中發生了。

## 一〇九號的防空洞裏

我們在洞中，夜以繼日，日以繼夜，接連幾天沒有洗臉刷牙，殊覺難過。這是二十日早晨，天空還有幾點零落的星，這時砲聲停止，外界平靜無事，我趁此機會，卽赴同事金家，想洗個臉，刷刷牙齒，還想吃一點牛奶，餅干，誰知剛至金家，砲聲又起，似乎在追趕我這逃犯一樣。不久，敵機掠空而來，大家都倉惶跑至地下室去，我亦隨衆下樓，門外馬路上卽落了兩枚炸彈，玻璃窗碎片，紛紛的掉下來，隨着鄰屋又中了一個砲彈，砲聲猛烈，幾震壞耳鼓，我們面變土色，生命就在俄傾之間。這敵軍出，全力破壞跑馬地各山頭英軍的砲位。

一小時之後，砲聲較稀，我又跑回防空洞，跑進一個一〇九號的防空洞裏。這時洞中人衆，已擠得透不過氣來，同學湯增敭兄這時也在這洞裏，帶着病妻和幼子，擠在陰暗的一隅。他是中央宣傳部海外部駐港聯合辦事處宣傳設計委員，在港對國家宣傳工作，頗著勞績。他看見了我，就喊一聲「鄭兄」，交談之下，始知其夫人養病之養和醫院，被英政府征用，不能再繼續住下去，也回不得九龍家中，祇好在這砲火之下，跑到這人間地獄的防空洞裏來。

外面砲聲不斷的怒吼，南面的一個山頭上，隱隱的可看見太陽旗。香港大勢已去了，湯兄心裏也明白香港局勢無可挽回，對於英軍之潰敗，四天失去九龍，短時間內又將失去香港，甚表遺憾！

二十日之後，戰事演至最後階段，猛烈的大砲聲之中，還雜以機關槍聲，敵人迫近左右了。洞中人衆越來越多，據估計，約有八萬人之譜，中央方面大小官員，如專員，特派員，特務工作人員等，也都在裏面，他們已改名換姓，更衣化裝，湯兄最像工人模樣。香港地方甚小，如一旦失陷，這一批人物，恐將逃不出魔掌，但他們都已抱「殺身成仁」，無愧於祖國的決心。

英軍節節北，洞內人衆，就有一種心理的表現——中國對日抗戰四年半，在這次英日戰爭對比之下，久表現出中國力量的偉大，對祖國更增信任的心理。雖然陳策將軍天天在報紙上鼓吹，說中國大隊援軍已開到，即與英軍比肩作戰，其實他心裏也明白，不能挽狂瀾於既倒。

外面砲聲稍緩，洞內食物供給，更形困難，物價也一漲數倍，然這我們還不大關心，最成爲問題的，就是香港陷落後，我們要走向何處去呢？原來的家歸不得，朋友的家，這時也不歡迎你，湯兄想覓租房屋，但已連也租不到。

第九空洞中度日如年的再過了四天，是二十二日夜晚，外面謠傳紛紛，人心不安，藍塘道上敵軍先頭部隊已到，來了四個婦女，刺死兩個男人，洞口來了一個逃亡婦人，神色倉惶，汗流氣喘，指

說當時恐怖的經過。

次日，二十三日這一天，敵軍先頭部隊，回到山上，然各人的心頭，已存有一種恐怖的影子，外面大砲依然怒吼着，有一部份人却扶老携幼返家，感覺到這防空洞已不是久居之所，或者一種突然的災禍就會發生，死，與死在家裏，但我們這一班無家可歸的人，依舊留在洞中。

二十三日晚，我們在洞中，正在吃麵包的時候，洞口忽來了五十餘人的敵軍，四人持槍進來，捕去印兵兩名，（印兵長戰亦逃至洞中）這時議論紛紛，人心惶惶，怕敵軍有什麼殘暴行爲。穿西裝的，立時改換中裝，身上的鈔票，就祕密藏在汚濁而久無人注目的地方，這夜，洞中就這樣地波動了一下。然每個人的心裏，已有一種不安的狀態，猜想明日敵軍必大隊來臨，或會以機關槍掃射，像屠殺南京民衆一樣，把數萬人成爲砲灰或者會把每個人的財物，洗刼而去。這種猜想，且不說其是否理智，但我認爲防空洞是不能再住下去。我去尋湯兄，商量今後辦法，湯兄不見，大概是離洞了。（其實他是換了一個地方）洞中還有一位同事顧君，常與我在一起，乃同他決定於次早離洞，暫住同事金家。

## 香港陷落了

香港的命運決定了，即繼着九龍淪於敵手，人心浮動着。

二十四日微弱的晨光，照進洞內的時候，人衆即紛紛離去，我亦同顧君跑至金家，想在那裏權住數日。殊知晴天霹靂，金家屋主忽下逐客令，不許外人居留。理由是：屋主怕我們兩個年青，穿西裝的，又是單身漢，香港陷落後，如果敵軍來按戶調查，或有什麼嫌疑，惹出是非，而連累了他們。我們無奈，祇好走回防空洞。這時機關槍拍拍的響，砲彈在頭上飛，我們不顧一切，拚命前奔，生命又

經了一番波濤。

這時洞中人衆稀少，壁上的火油燈，亦漸漸陰暗了，看來情景十分悽怖。香港陷落了，雖未全見於事實，但這時每個人的心裏，都有這種的感覺，防空洞已不是安居之所。但我們往何處去呢？終要有一個歸宿的地方，不能徘徊十字街頭，徬徨半日，不知所措，第一次感到無家可歸之慘！最後，顧君亦急得無法，强顏同奔一位素無十分交誼的富翁家，路經險境，帶了一顆跳動的心，安抵其門。這位富翁見了我們，面露難色，但這時也義不容辭，叫我們住在另一所的「人去樓空」的房屋，這是高高的四層樓，最易吃到砲彈，沒有人敢居留的。但我們沒有去處，也祇好當爲樂土。

這夜砲聲又烈，是英軍猶作困獸之鬥。我不能安睡，聽大砲長嘘之聲，看看窗外飛來的火光，屋宇不斷地在震動。夜半，忽來一砲，似打進心坎一樣，猛烈地一響，屋角全燬了。

二十五日砲聲停止，馬路上行人亦稀，一切都在寂靜中。這天英軍全部投降，已偃旗息鼓了。十八天來戰爭的結果，喪失了百年慘澹經營的九龍香港，戰爭就這樣地結束了。

香港陷落了，敵軍在白日之下開到跑馬地。防空洞中還留一部份人衆，被搜查刼去財物一部份。西環及其他一帶的防空洞，在敵軍開到之前，洞中人衆，亦均被當地流氓洗刼一空，幸虧我們離開得早，免了這一筆損失。

## 多事之秋

香港失陷這一天，我們就蟄居房中，難得這一天平靜的光陰。大概是下午三時光景，敵憲兵三人，忽闖門而入，持槍相向，經嚴厲檢查盤問後，乃相率離去，我們以爲從此可以無事矣。

我們安適的睡了一夜，次日醒來，太陽已掛高空，這時樓底及二三層樓住客，慌張的向我們這四

，探聞之下，始知這樓房被敵軍佔用，暫時駐兵，他們是被趕上來，准許在這四層樓居住。我很抱怨，戰爭終止了，還有這驚擾之事，我們與這獸軍相處，不會相安無事的，所以有一部份男人，偷偷地溜走了。

敵軍進駐房屋之後，即亂取物件，搬動用具，他們搶來很多的酒、鷄、肉和其他的食物，正忙於炊爨。馬伕，小兵乘此機會，時時上樓，跑進各房間，藉口借用什麼東西，在各人的身上摸了一下，摸去了一些鈔票。

入晚，日軍在樓下飲酒高歌，縱聲大笑，我們早已閉門默默而臥。夜深，忽有人來敲門，心知來者非善類。門啓時，聞到一股酒氣，三個倭眸穿便服的人走了進來。他們不說甚麼，祇把手電筒向我同顧君的臉上照了一下，看看我們都是男性，哼了兩聲，就走向另外一個房間裏去，正在關門之際，末後的一個人，又回到我們的房裏來，把我的小皮箱打開，翻一翻，取去顧君寄存的一枝派克自來水筆。這時，另外的一個房間裏，正發生一件事故，兩個年青的婦人，被這禽獸拖至後樓，强行姦污了。

翌日，敵軍姦淫的行爲傳了出去，每個女人，都增加了一種心事，生怕這污點就會遺到自己身上，所以四層樓的婦女，連老媽子，亦不約而同的都溜光了。這晚祇有我們幾個男人留守着，我就想到那樓底下的人，如果再來要女人，找不到，勢必遷怒於我們了。居然，禍不單行，大約九點鐘光景，我們正抱着不安的心，關上房門就寢的時候，忽然一個含有六七分醉意身穿軍服的倭人，來敲我們的房門，第一個算是我倒楣，我去開房門，迎面而來了一枝手電筒，向我的胸膛一撞，這可眞不輕，一連痛了三天。我看看形勢不對，連忙閃開，避在黑暗的角落裏。而這倒楣，就輪到顧君的身上，要自來水筆，要手錶，把顧君全身摸了一摸，摸不到什麼，使他火上加油，更加怒上心來，又被騷擾了一陣。他叫我們站在他面前，伸出兩個手指，嚴厲的對我們說：「兩個，兩個……姑娘。」我們心裏

會意，他要兩個姑娘，這是一個難題，我們表示不能辦到，他就把一個熱水瓶擲了過來，氣冲冲地跑出去，把房門鎖上，我們就憂着，就憂着下一幕的戲。我們被擾之餘，默默無言，等待着更大禍患的來臨！

不久，外面一陣足步聲，我們以爲敵軍領了大隊人馬，向我們問罪而來，碰的一聲，房門開了，來的是原來的那位要兩個姑娘的倭傢伙，揑來了四個同住在這四層樓的男客。他一進來，就用同樣的口吻說，「兩個，兩個……姑娘，」我們都搖着頭說沒有姑娘，一個姓李的又說：「今天晚上，姑娘都走光了，找不到，等明天再想法子」，想借這幾句話，解除這目前的人禍，殊知這倭人一知半解的就大發雷霆起來，一隻手就飛到李君的臉上，拍的一聲怪響的，隨着，他又摸出手槍來，向我們威脅，有些人嚇得跪下來求饒，都吃一記耳光和脚踢。我這時也很怕他眞會得開槍，亦束手無策，我們這一羣的生命，祇有聽其擺佈而已。被滋擾約有半小時之久，他纔瘋狂地走了，跑到另外一個房間裏去，這幕惡劇，纔算收場。然而我們怕還有什麼類似的事接踵而來，心忡忡然，大家默默坐着，不敢有一點聲張，也不敢再安然高枕。偶聞一點聲響，大家都驚慌地立起來，彷彿有什麼「大難」再臨頭。這樣情形，過了幾次，這一夜纔在波浪中過去。

我們很怕次晚又來一幕什麼惡劇，所以也決定離走，但我同顧君都是外江人，沒有遠親近戚可以寄身，一時也租不到房屋，頗以爲慮。幸虧同樓住客，有二位廣東人，亦以同樣原因，急欲遷移，特來與我們商量合作賃屋共居。這二位廣東佬，也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租到一個半新舊而又沒有家私的小房間。平時這屋租金一月二十元港幣够了，這時却要港幣一百元，我們雖嫌價高，但租得到房屋，也就該感謝上帝了。

獸軍到處橫行，我們離了虎穴，還有驚擾之事。這晚，天還未全黑，我們正席地而臥的時候，忽

來了四個年青姑娘，神態慌張，急忙地把我們的房門關上，好像有人在追趕她們一樣。一個姑娘說：「我們的鄰家有一個女人，被日本仔拉去强姦了，還有兩個日本仔，帶醉的爬進我們的屋裏來，還睡在我的床上。」她們此來，乃是逃姦而來，現在女人比男人多了一種痛苦。

這晚，她們就睡在我們的房裏，我們把窗的隙縫，密密的封起來，周圍也貼上黑的紙張；一支蠟燭點在檯脚底下，不讓一絲光線透出去；我們又把大門緊緊的鎖住，決定不論什麼人打門都不開；我們不敢出聲說話，祇做手勢，喉語。忽然後門有足步聲，是二個獸軍，正踰牆而入鄰屋，大家都默然，心在跳動。偶聞風打窗帘響，就疑是獸軍來了，我們又在這不安定中過了一夜。

敵軍進駐香港時，開放任軍人搶掠姦淫三天，所以婦女被汚者甚多，而居民遭刼掠者亦不少。過後數日，每天夜晚，敵軍挨戶敲門，强行姦淫之事，亦數見不鮮。同時地方秩序紊亂，治安不成，當地流氓惡棍，結隊成羣，實行夜刼，所以每當夕陽西下，家家戶戶輒把門戶深鎖，外面成個鬼世界。

## 富人不如窮人

敵軍進駐香港後三日，即發安民佈告，標榜這次戰爭，是驅逐英美鬼子，保護中國人的生命財產，而實際上中國人的財產，亦被置於日軍管理之下。較大的商店，都被標封，重要的物資，亦被藉口搬去。這時商店因被封，營業陷於停頓，祇有街邊小販，千載一時的做着各種的好買賣。

這時香港的物價，高漲無已，比之戰前，眞有天壤之差，猪肉一斤售五元港幣，（合國幣二十五元）雙七牌香煙每罐由一元漲至五元，米每元半斤，（國幣十元一斤）猶無法買到，大家多吃麵粉。香港政府在戰前，據估計存有六個月糧食，一時絕不至發生米荒，然而日軍在保護中國人民生命財產的名義下，輒把大量存米搬上運輸艦，運到它的本國去。戰後香港米荒，並非偶然。

照一般通例，物價高漲，生活指數升騰，是窮人的死路，最受到嚴重威脅，富人有錢，倒不在乎。然而這次香港的情形，恰恰相反，是窮人經濟大活躍，富人愁眉不展之時。因爲這時日本軍民政部曾發出佈告，香港幣制以軍用手票爲主，港幣本應廢止，但爲顧全中國人民的財產計，十元以下的港票，暫准流通；二十五元、五十元、百元、五百元的大額港票，一概禁止使用，並制定一元軍用票價值二元港幣的比率。在戰前，一元港幣，約值日本軍票八元，與戰後對比之下，港幣價值大大的貶低了，所以物價必然的隨之劇漲。在這種情形之下，富人有錢不能使用，物價高昂，受到兩重的痛苦。因爲有錢的人，事先就向銀行換好五十元、一百元、五百元的大額港幣，存在家中，以備戰時之需，十元以下的港票太零碎，不便存放，究竟數目有限，所以聰明自誤，日軍忽然佈告禁用大額港票，這不是有錢等於沒有錢嗎？這時大家都數一數小額票還有多少，要買東西，心裏就不得不打算一下，除非目前十分必要，就都免省了，少用一張小票，就是多積存一點財產，所以平時十足闊綽的富人，這時眞如上海人所說的「做人家」了，什麼都儉省，吃稀飯或麵粉，一日二餐，是極普遍的事。小菜根本談不到，不過騙騙肚皮，煮得鹹一點，可以多吃幾天。然而小票終會一天一天的少下去，用完了，怎麼辦呢？這是富人的一樁大心事！

富人也有向人借錢的一天，我眼見有二個資本素爲雄厚的工商巨子，就走這條路。但時勢已非，這時每個人都是同樣的情形，束手無策，看看大額港票興嘆而已！小票用完，大票不能使用，成爲香港一般人的一個嚴重問題。於是投機者應運而生，搜集大量小票，換取大票，規定五百元票的三折，一百元的四折，五十元的對折。這樣大票大大的打折扣，損失不少。可是富人這時急需小票，大票雖然減折，然可救急一時，也求之不得了。在另外一面，窮人怎樣？他最活躍，他根本沒有大票，沒有吃到大票的虧，他天天在街頭做買賣，糖菓、香煙，生意滿好，收進來的錢都是小票，小票一天多一

天，這恰與富人相反。在這時錢的嚴重問題，與他無關，而三餐還可吃魚，吃肉，生活相當優裕。

富人不如窮人，這還算是一個奇蹟嗎？

## 善後問題與領地組織

日軍佔領香港後，亟欲恢復香港繁榮，於是四出拘捕地方紳士，名流，要他們出來協助維持地方，商量善後問題。當時在港被日軍拘去的，有顏惠慶、林康侯、胡文虎、李思浩、刁作謙、鄭洪年、鄭鐵如、周作民、董仲偉、李子芳、譚雅士、羅文錦、羅旭和等六十餘人，他們被禁在九龍半島酒店及香港酒店，各人分開居住，都有一個優美的房間，他們互相見面時，祇能點點頭，不許講話。吃的方面，一日兩道西餐，是一次併送的，晚餐祇好吃冷的，這是一個特點。

日軍對這些被捕人物，還是以禮相待，希望他們能和日軍親密的聯繫，協助辦理地方的善後問題，恢復香港過去的繁榮。在威脅利誘之下，羅文錦、羅旭和輩所謂華人代表，就恢復自由了，居然有善後委員會的組織。香港銀行界及工商界領袖，亦被日軍當局邀去數次，討論儘速復業問題。但這問題的困難，在銀行界方面，是港幣籌碼很少，大部份散票存在匯豐銀行，都被燒燬了。若一旦復業，勢必無法應付存戶提款。工商界方面感到困難的：（一）採辦貨物，必須大量資本，大額港票不能使用，經濟無法週轉。（二）英美貨物缺乏，日本製造品能否運到代銷。（三）米糧恐慌，日本能否從外地運來接濟。經研究討論結果，銀行復業，因籌碼缺少，得暫時限制提款。工商界的第一個困難，經日軍當局考慮之後，即佈告大額港票一律通用。第二第三困難還是無法解決。英美貨物缺乏，日貨亦自顧不暇，運輸艦又不能用以運送商品；香港糧食，大半取給於泰國，安南，現在這兩國因戰事關係，亦無法採運。所以香港各商家，即使復業，也做不出什麼「業」來，祇有物價天天叫漲而已，善後

問題還是問題。

日軍這次佔領香港，完全要以殖民地看待，像台灣朝鮮一樣，置其直接管轄之下，以英國總督換了一個日本總督。雖然南京報紙自鳴得意，宣揚友軍替我們中國收回香港，但汪派的力量還未能達到。僞宣傳部部長林柏生氏曾一度來港，據說是來辦理疏散南京官員的家屬，並未含有政治意味。

香港佔領地的組織，最初成立「軍民政部」這個機關，下面設有民政、經濟、海事、報導四部，設在匯豐銀行二樓，替代了往日的「港督」，操持最大的權力。

此外，還有一個漢奸機關，叫做「興亞院」，所謂香港地方名流，經與日軍聯繫過的，手臂上都標有「興亞院」字樣的臂章，神氣十足的出進這個興亞機關。（不過出進門口時必須向站崗的日本憲兵很禮貌的脫帽鞠躬雖然憲兵是不理睬的但你也須保持親善的微笑）所謂香港各界領袖組織的「善後委員會」和以後成立的「區政聯絡所」，就是由這興亞院做主體產生出來的。

香港總督，東京於一月十九日發表磯谷廉介充任，常川坐鎮香港皇后大道匯豐銀行的三樓，主持軍民政部香港派出所的事務，他大權在握，很想把香港改造像個日本的殖民地，在大展鴻籌之下，他把整個香港劃分爲中央、上環、西營盤、石塘咀、堅尼地城、灣仔、鷺頭、跑馬地、銅鑼灣、香港仔、赤柱、筲箕灣等十二個地區，每一個地區設一「區政聯絡所。」每所設所長一人，他的任務是轉達「皇軍」的意旨，和報告民間的意思。此外還負消除「皇軍」和人民間的隔閡的使命。基於這點，可知日寇是有計劃的逐漸施展其懷柔政策，來統治這香港了。

## 疏散

日軍把香港大量的存糧運走之後，糧食成爲嚴重的問題，日軍當局亦看到這一點，乃即着手疏散

居民，到處貼標語，標語上面寫着：「速速歸鄉，莫待餓死。」

香港原是一片樂土，各處的人民，都麕集這個地方，據估計香港居民有一百七十萬人，本來已鬧人口過多，港政府曾有人民入境的限制，戰後環境迥異，米糧奇缺，食大成問題，人人都有離去不得之感。恰好此時日軍要疏散居民，自是給欲歸去者一個好機會，當然日軍此舉是有計劃的，據稱他要強迫疏散居民七十萬人，凡是無相當職業無財產的人，都須離港，有時日軍分乘卡車在街道上偶見有閒蕩的游民，就逮捕了去，一批一批分送出境，所以無事的，都不敢出門，有事出門，每個人都提心吊胆，生怕被捕去，不自然的被所謂「疏散」了，而遺留給未經「疏散」的家庭妻子一種莫明其妙的焦慮。在另外一面，日軍要把整個的香港，容納二百萬以內的人口，這些人是須具有相當職業的，在香港素有業產的和技術人員等。這是繁榮香港的要素，不在疏散之列。

辦理疏散的機關，係由軍民政部通令各同鄉會通知所屬鄉民前去登記，然後同鄉會將登記名單送給日軍當局核准後，再由同鄉會每人發給疏散證一張，在三日之內即須離開香港，否則，按軍法嚴懲。香港已非乾淨土，大家都歸心似箭，所以前往所屬同鄉會登記返鄉的人，排成長長的隊伍，擁擠不堪。

歸鄉指導委員會設在匯豐銀行二樓，每日通告歸僑的路線，乘輪及集合的地點，並限定每個人祇能攜帶小包袱一個，如果多帶一些雜件，就會被拋在海中。我有一個朋友，就是因爲帶了兩件行李的緣故，被打得頭破血流，狼狽而歸。

最初疏散的人，是隣近的廣東同鄉。江浙福建同鄉會雖然也紛紛舉辦疏散登記，因爲沒有船隻，究竟何日始能實行疏散，還是遙遙無期，即使有船隻，然登記的人成千成萬，什麼時候纔能輪到自己，更是渺茫，於是有些人斷了這個疏散而歸的念頭，而另僱民船穿過敵軍防線，冒險赴澳門轉廣州灣

，再轉入內地，或由浙贛路往上海的大有其人，然這究竟是冒險，我的同事李君，就是在一個大清早，在一個僻靜的海邊，正要乘民船往澳門，適巧來了一隊日兵，不問情由，就開了一排機關槍，死傷數人，這位李君也流了血，帶着輕傷，幸而苟全生命歸來。可是留在香港，沒有職業，（原來服務機關均關閉）沒有錢，又沒有米，生活的緊迫，不能等待着時間緩緩的爬行，爬到實行疏散歸去的那一天。所以明知不隨疏散隊歸去是危險的，然而這位李君，還是冒險偷偷地逃赴澳門這條路線。

疏散，疏散，蕩漾在每個人的心裏。往上海去的路不通，往內地去的路有兩條：一是由陸路或水路取道廣東淡水，這是經指定疏散的路線。一是由歸僑私僱民船，先至澳門取道廣州灣。但大多歸僑，是走廣東這條路。

歸鄉的僑民，每日須至歸鄉指導委員會看看歸程的日期和時刻，如由陸路走的，須於天黎明之前，至九龍警察學堂前集合；由水路走的，（大概每天開一條船）則須於前一天下午集齊指定的碼頭，排隊着，一個一個的查驗疏散證，憑此再發一張上船證。他們在落日餘輝下等待着，等至天黑，等至夜靜，他們就睡在碼頭，空着肚皮，等至天亮，於次晨十點鐘左右纔一個一個像猪玀一樣的裝上一艘笨重而又半新舊的木船，疲憊似地把這一羣人緩緩地載走了。

一批一批的不負責任的疏散出去，就算完了一件事，接着又是同樣的疏散，而帶回來的是種種可怖的傳說：疏散歸去的人，在中途被匪人洗刼，連衣服都被駁光，據說有些人把鈔票或貴重的東西，密密縫在衣襟裏面或袖口中，匪人就想出一種駁田鷄的方法，把駁下來的衣服帶回去，仔細檢查一回，然後再把這衣服給第二批歸僑換上，將第二批駁下來的衣服，又帶回去，同樣的檢查，如是川流的運用着，一時傳爲奇談，同時在每個人的心裏，投下恐怖的影子。由水路歸去的人，也同樣的在船中三更半夜，財物被迫交出，眼巴巴的看自己心愛之物，落入他人手中！居留香港正待疏散的人，聞此

消息，裹足不前了。等待，等待着，看看情形再走吧！然而消息傳來，祇有增多惡劣的成分，除匪搶之外，還加以敵軍公開的刼掠，等待，要等何時？大家心急了，都抱破釜沉舟的決心，預備做田鷄，一物不留，每日疏散歸去者，依然絡繹於途。

## 街頭什景

戰後香港，面目全非，私人汽車，往日佈滿街道，如水如雲，而今日除二三輛破壞不堪的放棄在荒地之外，就不見有私人的一輛汽車。雖然有時嗚嗚的汽車喇叭響，在街道上活龍活虎地飛馳過去，但這已不是民有的，這時乘汽車的，顯然是屬特殊階級——敵人軍官之類。因爲香港被敵軍佔領之後，全部汽車及其他車輛都被沒收，被管理了。電車公共汽車停駛了一個多月，後來雖然恢復，然以車輛過少，搭客擁擠不堪，往往在站頭等了半天，還不能乘到。車內擠滿了人不說，車窗外和車屁股，也拉上了一排一排的人，大家都不禁說，何等危險啊！但危險的事還多呢！現在每個人的生命，就在危險中！往日的香港，街道寬敞，塵灰不染，行人稀少，空氣流暢，偶爾出去走一趟，精神煥然。而今滄海桑田，一切都不能回想。經這次打仗之後，每一條馬路和通衢小巷，人頭簇簇，人口似較戰前多了起來。我每出街一回，就是擠在人叢之中，隨人潮東一歪，西一撞，終於滿帶着疲勞而歸。

街頭的景物，最活顯的就是各種各色的攤子，應有盡有，食的攤子之外，還有賭攤。「大利」，「亨利」……的旗幟鱗次節比，許多店舖都被改頭換面，變爲娛樂場所，人衆一堆一堆的，吃着，賭着，熱鬧異常。這時的人，都閒散着，又關不住在家裏，往攤頭走走看看，買一點小巧點心吃吃，是最有意味最易消磨時間的。這時各種食的攤子，代替往日大商店的營業，生意十分發達，每一條馬路，店家門前，每一個空地，每一條小巷，都排滿了攤子，馬路旁邊和店堂裏，也排滿了賭檔，香港繁

榮，比往日還要繁榮！

香港變了樣，變到「臭港」的程度。馬路旁，空場地或是屋舍的角落，都滿滿的堆着垃圾，野孩子和附近的人們也就順便在這垃圾堆上拉屎撒尿，臭氣蒸人，眞叫你不相信這是素被譽爲「淨潔都市」的香港。最引爲奇觀的就是戰後香港的蒼蠅，滿天飛舞，你一走出去，就會撲面而來，隨手向空中一拍，也會拍死三五隻；牆壁上，電線桿，食物攤頭，攤頭的布篷，都釘滿滿的，一片黑，叫你不敢想像。日本鬼帶來了「蒼蠅」，香港成爲蒼蠅的世界。

香港街頭的另一點綴，就是「慰安所」。「吾妻室」，「海軍部乙姬」，在德輔道皇后酒家東面的樓上，和灣仔一帶沿莊士頓道這條路，不時招展着穿着和服的「蝴蝶美人」，這些都是中國女兒，每個都是患着貧血，她們笑臉常開，在迎接所謂「皇軍」的來臨，給他們一點慰安，給他們一點沙漠中生命的甘泉。

香港鬧米荒，物價騰貴，一般無業游民，更被迫走上生活的飢餓綫，所以市場小菜場有發生擲三明搶暗偷的現象。每日早晚，娘姨或小姐太太們，提着籃，從市場或小菜場買了小菜或點心回來，後面就會跟着擲三，一不留神，你籃中的東西，就會像老鷹攫取小鷄一樣，突然的探手一攫，東西就跟跑了。我曾眼見一個老太婆，手裏拿着一紙包的油煎麵，大概是給小孩子做點心的，她背後的一個小流氓，眼睛早就盯着那老太婆手裏的東西，手捷眼快，驀地裏向老太婆手中一拍，那油煎麵就被搶走，連忙向嘴裏一塞，還回頭向那老太婆看一看，微微地笑着。這位老太婆突然的喲了一聲，油煎麵被搶掉還不要緊，靈魂兒被嚇得飛出了半天，那就非同小可了。她也祇好怒目站住，不斷的罵着「短命，短命鬼，不會好死的！」街頭的人，也幸災樂禍地站着，看這件趣事，很得意的好笑起來。

街頭搶東西，大家當作一回趣事看，然而悲劇却接踵而來，空地上，垃圾堆裏，街道旁邊，每天

都有二三具死屍暴露着。腹部凹進，胸前排着列骨，一看即知是餓死的。還有小孩的屍首，也常常用蒲包裹着，拋在街頭，這誰家的骨肉，就這樣忍心的拋棄了！在這個時候，生命有什麼價值呢？

排隊，也是香港戰後特有的現象，先說米吧，敵軍玩出貓哭鼠死的假慈悲這套把戲，設站販賣公米，每天提出幾包平價出售，每人限制購買一元。米，這時與生命發生更密切的聯繫，買得到，比什麼都要緊，所以買米的人，累千盈萬，從早晨至暮晚，就排隊着，排成一條長長的，約有一二里之長，然究竟所謂平賣的米是有限的，杯水車薪，事實上不能每個人都買到，所以徒勞一天，空手而返的不知有多少！雖然米買不到，還有第二天的希望，每天天還未十分明亮，米站門首，已排着很長的人，這些人，已不分有什麼階級了，從前的摩登小姐太太，這時也出動，排在隊裏，手裏拿一條布袋，希望能買到一點米裝進去。

米的排隊之外，還有掉換軍用票，也須排隊，因爲買公米，敵軍規定須用軍用票，港票和其他的紙幣是不許用以買米的，所以買米之前，人人必須以港票往大道中金融交換所掉換軍用票，一清早也同買米一樣的排成長長的隊伍，每個人的手中揑好港票，希望就能掉換到軍用票，情況極盛，敵軍所謂軍用票極得人民信仰，大概就是這點理由吧？

買平價米要排隊，掉換軍用票要排隊，買船票和搭船也要排隊，一整天的時間，都化在排隊裏面，站立一天，擠來擠去，弄得筋疲力盡，敵軍創造了「排隊」的方式，造成別開的局面，這也許就是「新秩序」吧！

在敵軍排隊的新秩序之下，行路難了，人們出街，須排成一條長隊，走在街道的一邊，有些人走出隊伍之外，走散了，就會被敵軍拉去，饗以皮條，或是吃了數記耳光；經過敵軍崗位時，更須整齊隊伍，緩緩地過去，準備給敵軍自頂至踵的檢查一下，這也是香港街頭的什景之一。

# 擺攤子

敵軍駐港之始，軍事與政治未曾一致，汪派的力量，也未能達到香港，一般政府駐港官員，尚可放胆自由，我與湯兄時常保持接觸，商量乘機出走之計。

後來我與湯兄共住，率性移居海外部副部長周啓剛先生家裏，那是一所三層的洋房，裏面祇有兩個僕人。

閒着光陰無聊，湯兄却能屈能伸，率領他的一個大孩子，在跑馬地擺起一個攤子，居然做一個小販了。始初湯兄是賣綠豆湯，一碗五仙，湯匙放在碗裏，拿在面前搖着敲着，鏗鏗地響，招徠過往的路人。他們都停足着，大吃湯兄的綠豆湯，生意還不錯。後來營業擴張，湯兄將綠豆湯這種行業收盤，另外擺一個香煙糖菓的攤子。他整天在太陽底下叫賣着，面孔和頸頸都晒得發黑，完全像一個工人，一個小販。這樣苦幹的結果，生意是特別興隆。這時馬路的攤子，盛極一時，江浙人，穿西裝的，多是擺攤子的人，香煙，牛肉罐頭和外國酒充塞在攤頭，一個叫賣着，一個同顧客討價，這一班西裝小販，原是半路出家，現在看來，也是一件極平常的事，沒有一點稀奇。湯兄的香煙銷路旺暢，他一個人忙不過來，拉我加入幫忙，結果我也是小販中的一員。然我究竟是不行，整日呆若木鷄似地立在攤頭，看見顧客走來，不會招徠，交易的機會，好好的讓它過去。我也明白做小販，並不是丟臉的事，然我還怕見熟人，生活實在不好過，時間也覺得特別緩慢，第一天，太陽就把我的臉晒得脫皮，眼睛也紅了，腿酸了，疲倦透進全身。我佩服湯兄的精神，小販是難當的啊！

湯兄懂得生意經，他做生意的方法很內行，他賣香煙而出名，是跑馬地香煙的托辣斯。別人小販辛辛苦苦跑煞了兩隻腿，從中環一帶買來的香煙，湯兄乃近水樓台不勞而獲得全部都收買了。一轉眼

港煙漲價，別人缺貨，湯兄乃奇貨可居，獲利不少。

時間把我們介紹給跑馬地這一帶的各種各色的男的女的擺攤小販都熟識了，我們居然成這一夥中的人，他們不知道我們的來歷身世，祇知道是他們的新朋友，都是爲小買賣而生活的朋友。在這一個小社會裏，多少帶有一點感情的，互助幫助，互相照顧，每天天還未明亮的時候，跑馬地的各個攤頭，都點着菜油火，在晨風中微微的閃動着，準備這一天的買賣。我們究竟是文弱書生，帶來一天的疲勞，夜裏一上床，就呼呼大睡，次晨懶洋洋的實在不能起早，我們鄰近的小販朋友，却常常替我們佔好有利的攤位；（攤位並不固定須每天佔着）如果我們沒有散票找付顧客的大批交易，他們就會借用給我們；有時我們缺貨，也可向他們臨時賒賬提一部份貨品來應付零售，給我們生意上的便利不少。

我們這樣擺攤子，辛苦之中，也有樂趣，朋友看見了我們都叫奇，都讚嘆，在湯兄方面，這樣做，一面是掩避人的注目，另一面在生活上，也彌補不少。那時不論貧富，因爲大額港票不能使用，散票無多，個個都鬧窮，吃得苦，用得苦，惟有湯兄生意好，散票亦不少，天天既可吃魚吃肉，又可濟助朋友，是最難得的。

這時期，雖然未聞敵軍有拘捕政治工作人員的行爲，但不時仍有種種無稽謠傳。一天，我們還在擺攤子，我的朋友金君來看我，忽談起國民日報主筆王新命被敵軍殺害了，我聽了這消息，眼前彷彿突然落了一重帳幕，周圍都顯得黑暗了。

王新命是湯兄最相得的朋友，我就將此噩耗告訴湯兄，而他也會微聞此不幸消息，不禁怔了一下，相對無語，各人的心頭，都像壓了一個鉛塊。這天，我們無心做生意，從早收攤，夜晚，我在湯兄房裏，在一盞淡淡的豆油燈下，聽湯兄和湯夫人談王先生一生的德行，並擬發起代王先生籌募賻金，爲王夫人今後之生活費及其子女將來教育費之用。

我們在憂鬱的空氣中過了四天，在一個旭日當空的時候，湯兄忽告我：「王新命不死」，我回答說：「是的，王先生精神不死」；他又更正的莊重地說：「不是的，王新命人不死」！我彷彿在夢中，待他解說他已經見過了王新命，正預備隨難民疏散隊離港，我始從夢中醒來。他又說王先生已替他代領到疏散證，叫他一同走，但他因家眷未曾安排，未能遽行，於是王新命乃先走了。走，我們也想走，爲了走，也無心再擺攤子了。

## 再會吧，香港！

王新命走了之後，湯兄即隨時設法安置家庭，決定同我待機離港。

這時，還是一月下旬，香港交通漸次恢復，巴士，電車相繼開行，港九輪渡亦復航，我逃港後，還未回過九龍，原來住所，不知是怎樣的一個情形，我們準備離港，在離港前，必須往九龍拿一點衣服，整理整理物件，要的寄存人家；不要的丟掉；湯兄亦住九龍，亦亟須回住宅去看一趟，乘此港九輪渡復航，再好沒有，乃約同湯兄赴九龍，料理一切，即可早作離港之計。

排隊上渡輪，好容易擠至九龍，我的住所依舊，衣物散亂不堪，檢點一下，損失一部份，約港幣一千元。湯兄的住所，空空如也，衣物被刦一空，連檯子椅子亦被搬去，數年心血積來的東西，付諸一旦，損失奇重，計價約港幣二萬元。我們犧牲小我，並無所怨猶，但港九僅十八天便失去了，未免代價太小。

香港秩序漸次恢復，銀行亦在強迫之下，定二月六日至九日先後復業，限制存戶每月至多提款三百元。這時，居民亦有數批疏散歸去，每日約有數千人由水陸兩路出發，中央方面工作人員，大多亦乘此機會脫逃。我們已留到最後，也不得不走了。

湯兄的家眷托友人先帶往廣州轉返上海，我亦辦理結束中國國貨實業服務社事務，並見經理潘仰堯先生，告其即將離港之意。承潘先生籌措旅費，殷殷關切前途，熱情可感。我和潘先生相處甚暫，這次匆匆別去，不勝依依，潘先生在憂鬱的情緒中，送我至門口，對我說：「我們在重慶再見吧」！

香港疏散的居民，雖日有數千，但時有可怕的傳說：離港的僑胞，途中均被匪刦，連身上的衣服亦被駁光，所以錢物是不能多帶的。一般要走的人，聞此消息，多裹足不前，但我們仍抱破釜沉舟的決心，乃決定於二月七日隨惠州難民疏散隊離港。

七日早晨，太陽還未露臉，我即同湯兄和一位同鄉劉君化裝工人模樣，背了一個包袱，在九龍警察學堂前集合，忽聽到一個消息：從淡水退下來的敵軍，沿途遇見歸僑，即刦掠無遺，有些人動搖了，另改歸期，但我們還是走。

早晨九時，疏散歸去的人數，約有數千，排成長長的隊伍，由九龍開始向前移動脚步。我們也帶着一顆悲傷的心，看香港漸漸的在背後消失了。

再會吧，香港！

## 歸　程

離別了香港，我們第一天行程的終點，預備至新界大浦。這天，天高氣清，陽光和煦，我們出了九龍，穿過兩旁樹木成蔭的遙長馬路，聽鳥歌水音，自然的美景，使我們忘却了自己還是一個流難人。

第二天旅程，算是平安無事。第二天我們繼續前進，周圍的空氣，還覺流暢，待行至深圳，敵人的刺刀，就在眼前閃耀着。這是第一個難關，我們必須穿過敵人的防線，排隊着，像一條蛇，一個一

個的走過去，每個人的身上和衣袋裏，都須經敵人的兩隻手摸過，行李亦須受嚴厲的檢查。女人被檢尤嚴，連褲子也要解開看一看。有些人帶着被頭，枕頭，敵軍就用刺刀插進去，絲的一聲響，全部撕破了。如果裏面藏了一些什麼東西，就會被打得頭破血流，情景十分嚴重。輪到檢查我們的時候，敵軍還板着一副嚴酷的面孔，我生怕有什麼留難的事。殊知他們在湯兄身上一摸，摸出了一只價值港幣五十元的西馬掛錶，他們用稀奇的眼光瞪了一下，那獰獰的臉上，就漏出一絲笑痕。他們點一點頭，問湯兄這錶值多少錢，湯兄答以港幣五十元，他們就東湊西扯，取出了四角軍用票，要向湯兄買這只錶。湯兄表示贈送給他們，這樣一來，眞似臨死的人，打了一支强心針一樣，效果很大，他們不但不檢查我們的行李，還替我們零星落在地上的東西收拾起來，帶着客氣的口吻，叫我們走過去。我們得了這一次經驗，警悟到敵人檢查，根本是要他們隨心所欲的東西，如果你預備一點小巧物件，奉送給這些檢查人，不難應付難關。我們猶帶着餘悸走到沙灣，芳草斜陽外，小橋流水人家，幾縷青煙，裏裏的從樹林間浮起，我們就住在這一個小小的村落裏。

這個村落，總共祇有十多個人家，祇有單獨一連串的六個平房。前後面都是山，左邊不遠之處有一條小河，河旁，長滿滿的一叢蘆葦，這蘆葦裏面，常常有呆人伸出頭來瞭望着，好像一隻餓虎，在想捕獲什麼小生命來充飢一樣。我們來的時候，就有兩個人從這蘆葦裏跳出來，跟在我們後面，後來從遠處有三三兩兩的穿黃色制服的敵軍走過，纔把他們嚇得跑了。

這裏有敵軍，也有匪人，隨時有打擾之事，我們不免有人人自危之憂。這晚我們睡在與鷄鴨爲隣的一個小房間裏，睡在用稻草鋪的地上，十幾個人堆在一起，男的女的，不分界限，也沒有點着燈火，外面是靜靜的，周圍陰森森的，空氣充溢着恐怖與淒清，我們彷彿走進陰間。

次早，細雨霏霏，我們仍不停的前進，這是第三天的旅程，最艱難，最困苦，離開沙灣約有二十

里之遙，就是橫岡，這是一個險地，駐紮紀律極壞的敵軍。在香港時，常常聽到有無數的歸僑，經過這個地方，都被搶光，我們聽到「橫岡」這兩個字，就談虎色變，但仍抱冒險的決心，向前衝去。居然，橫岡敵軍更多，他們看見了我們，都睜大着眼睛，注意我們帶來的東西，好像他們都走幸運了。檢查仍極嚴厲，財物被奪去的很多，被毆打的人也不少。我們仍以所得的經驗，敬送一點小巧的物件，口琴一只，自來水筆一枝，牠們看一看，笑一笑，就叫我們走，走，快走過去。空氣一鬆，行李連人都不檢查了，我們心裏都覺好笑。然這一段路，眞是難關重重，三步一岡，五步一哨，檢查的地點有十幾處之多。我們仍以所得的經驗，如法泡製，都能應付裕如。有一站，敵軍檢查我們的行李時，抽去一件美麗的襯衫，看得很喜歡，就强行拿去了。大概他們是太喜歡了，大概他們一生還未曾有過這樣的一件貼肉的襯衫，所以喜歡之餘，他們回送給我們從他人手中搶來的一件舊襯衣和一只熱水瓶，這算是禮上往來，我們受之無愧。過了橫岡，穿過敵人的最後防綫，進入游擊區，心頭上似落了一塊沉重的石，我們已不會死在敵人的手裏了。

游擊區是匪人最常刦掠的地方，我們殘餘的行李物件，還未必能保全，但這身外之物，並不是一件關心的事。殊知這時，一班匪人，已有一種組織，把土匪的名義，改爲護僑隊，約十里一站，插一面白旗，幾個人持着兩三枝土槍，向我們歸僑收取一點過路錢，多的每人一二元，少的數角亦可，這種方法，極爲高明，我們都願付一點錢。

這天夜晚，我們就住在龍岡，這是一個可怕的所在。這個地方處於無政府狀態，是一個匪人窩，我們的住房外面，就投射進來幾隻眼睛，有幾個匪人，在徘徊着。據說以前有數批歸僑，就在這個地方，夜闌更靜的時候被刦，我們感覺到情形不對，同時又聞到惠州失陷的消息，更爲慌張，徬徨半晌，乃決定買好當地的土匪，以解眼前的意外。並且另改路綫，先至淡水，赴白梅花，直趨河源，前不

必經惠州敵人的防綫。主意打定，就商請了一個當地土匪的領袖張有君，給他二百元領路費並兼負保鑣之責。

第四天的行程，也略有波折，這天早晨，氣候惡劣，不時落下一點雨，張有抽過了鴉片煙，時候已不早了。他還帶了三個匪人，伴我們同奔淡水，在一個人跡罕至的山中，張有對我們說：「有一個弟兄要回家去，你們要給他一百元路費，否則，你們會被搶刦」。這中途變掛，無法與其理論，祇好照付。走了沒有多少路，張有又要我們五十元抽鴉片煙的錢，我們心裏已知上當了，但悔已無及。離淡水不到二十里之遙，有幾個土匪也在那裏設站索取過路錢，張有已先與這些土匪共謀，說前途危險，須另派人護送，否則，如有什麼事故發生，不負責任。當然囉，另派人護送，要我們另掏出護送費，經再三商量之後，結果又被敲詐五十元，抵達淡水，已是黃昏時分。在這裏，我們遇見我國軍隊，探知惠州已克復，感到無限欣慰，次日仍往惠州。

這夜，雨下得很大，還刮大風，我們睡在一個沒有窗戶的旅舍的樓上，感到寒意。張有時刻不離鴉片煙，連吃飯錢又被他擦取去六張十元的鈔票。

翌晨，雨停，天空還走着浮雲，風仍大，氣候似上海的初冬。我們另僱了一個兼領路的挑夫，直奔惠州。臨走時，張有又作最後一次敲詐，再付他五十元抽鴉片煙的錢。

這天旅程最長，沿途最平靜，薄暮始進惠州城，斷瓦頹垣，滿目淒涼，每一個角落，都有戰爭的遺跡，處處表現我國軍人英勇抗敵的偉大。這時，已屆年關，惠州還是一個死城，市面尚未恢復。中央方面救濟的機關，亦早已撤退。本來我們預計能達到惠州，即有接濟，前途沒有問題，誰知事實給我們失望。

惠州之夜，淒風苦雨，天氣驟寒，我們衣單袖薄，幾乎與病接近了。雨還在下，我們還要向前

奔，乃改乘民船，擬由水道直下老隆。天公似乎有意與我們爲難，一連風雨三五日，船行又止，止又行難，前進極爲遲緩。

這船因係被人包僱，我們祇能通融佔住船尾的一角，風刺了面孔，雨淋濕了衣服，夜晚睡在潮濕的木板上面，聽河流泊泊的聲音，不禁心上起了一陣淒涼，打了一個冷噤。同船中還有兩個病人，面對着我們時時發出呻吟的聲音。船緩緩地在雨中行進，行了十天，纔減去一半路程，纔抵達河源縣。那兩個病人，經不起這艱苦的旅途，一個就在船開行的次日，撒手而逝了。在一個冷寂的河邊，在風雨中，兩個船夫，抬着這個同類丟出船的外面去了，沒有一滴眼淚，沒有一聲聽得見的嘆息！另外一個病人，也在河源縣被迫離船，無奈進一個慈善的醫院。在這個時候，好的人病，病的人死，眞不算一回事啊！

在河源，已有中央招待歸僑的人員，此去就漸見便利了。船抵龍川，離老隆僅有二十里路程，我們因受粵省府參議兼中央振濟會駐龍特派員鄭梓楠氏之邀，上陸小駐兩日。承其覓備車輛，免費乘搭至興甯縣，便利不少。

興甯縣，我平時沒有一點印象，這是一個小型的都市，馬路寬敞，市容整齊，物價亦比較低廉，生活上不會感到怎樣的威脅。溫縣長克威亦曾見面，他夜間亦在辦公，精神可佩，他很客氣的來看我們並派警長送給我們車票，於次日乘車直抵梅縣。

梅縣是抗戰後的廣東繁榮區，我們半月來的長途跋涉，在此也有小憩數天的計劃。湯兄因係政府官員關係，縣長李世安及省黨部執委兼六區黨務督察專員李偉光氏設宴招待，並伴同參觀各處文化建設。時間匆匆的過了五天，我們又繼續未了的行程。由梅縣而大埔入福建境永定，龍岩各縣，沿途承黨政機關熱誠招待，並派警護送，心感之餘，精神上極爲愉快。我們踏進自由區，呼吸自由空氣，看

了內地一切建設和同胞苦幹的情形，益覺我國前途是極光明的。

在龍岩，最使我敬佩的，就是一位華僑招待站主任邱國珍先生，他是一個頭髮斑白年近六十的人，他自朝至暮不停地在照護歸僑，無論巨細的事情，他都要親自出馬，竭誠指示。僑胞若是乘船歸去，他必一早就到河邊，看這隻船開走之後纔放心。在公餘，他還到各僑胞的住所，慇懃慰問，並探詢有什麼困難問題，多方設法替我們解決。這位長者這種忠於服務的精神，使我們這後輩的年青人十分慚愧。在龍岩又躭擱了數天，乃乘商車離去，中途又因車機損壞，遲遲的又行了五天，始於三月十九日下午抵達這東南抗戰重鎮具有新興氣象的永安，結束了這四十餘天的長途旅程。

# 二·上海脫險記

宋家修

## 楔子

上海，它是世界有數的大都市之一，一向被稱爲「冒險家的樂園」，有時也被人罵爲「罪惡的淵藪」。這些稱號，它都當之無愧，它實在够偉大，够複雜，够奇怪了。

儘管它所屬的是大中華民國的土地，所住的是黃帝堯舜的子孫，可是它的消長榮枯，却每每和中國本身背道而馳，中國國內愈是動亂，愈是不安，上海灘上必愈是繁榮，愈是發達。數百萬中國人聚集在一塊巴掌大的海灘上，自己人互相看不起自己人，倒甘心情願伏伏貼貼地聽極少數洋鬼子——西洋長子和東洋矮子的支配。

這種奇怪的現象，並不是完全不可思議，它乃是歷史的必然。自人類與人類有了鬥爭以來，以少數民族支配多數民族的統治術便發達了，到了十九二十世紀的帝國主義時代已集其大成，上海不外是帝國主義的傑作之一而已。如果說中國是一個次殖民地的國家，那末上海正是一幅次殖民地的縮圖。它對中國起了可怕的腐蝕作用；它好像是一個暴露的瘡口，爲蒼蠅所鑽聚，細菌所繁殖，使我國素來自足自給的國民經濟害上了壞血症，使我國溫柔敦厚克勤克儉的民風墮敗爲物慾橫流麻木不仁。

所以，許多有識之士，久已在叫着：「上海值得毀滅」！

果然，值得毀滅的就毀滅了。自二十六年冬國軍退出上海，上海便成了名副其實的孤島，在抗戰的數年中，它的人口達到空前的膨脹，投機的商人，富有的難民，都往那裏集中起來，以致造成空前

未有的畸形的繁榮，可是天昏地暗愁迫愁緊的太平洋上，終於掀起了巨波，只要一個波浪，已將這建在浮沙之上的「冒險家的樂園」一掃而空，轉瞬間，市面一落千丈，天堂變了地獄。

讀者也許要疑問，上海難道真的壞到如此，就那樣一點不值得惋惜嗎？

自是的，上海不僅因爲獨得風氣之先，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許多方面起着明白的領導作用。並且在這抗戰五年當中，上海雖然沒有陣地的戰鬥，但那裏仍不斷地執行了經濟，文化，乃至血的鬥爭，這許多鬥爭在對日抗戰的總賬上決不是毫無貢獻。不過記者覺得惋惜的却並不是這些，而是上海這次的毀滅不够徹底，將來依照我們自己的意志，自己的計劃建設新的大上海時，難免不仍有種種的故障。至於就目前而言，這一塊大好的肥肉，完完整整的淪於敵手，以供其「以戰養戰」之用，其利害更加是顯而易見的。

## 暴風雨的前夕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號是星期日，記者約了幾個知己的朋友在寓所晚餐，大家所談不期而然集中在「太平洋的和戰」上面。

當時，羅斯福大總統在ABCD陣綫成立的新空氣和蘇聯方面的當然默契之下，終於拒絕了來栖野村的毫無結果的談話，而莊嚴地直接致書於敵皇。同時，邱吉爾首相一面發出支持羅總統的非常堅決的論調，一面趕快將最新式最有威力的威爾斯親王號戰艦調赴星島，以表示他的主張並非徒託空言。英美在上海的最後一批僑民撤退了，和上海有着長遠的歷史關係的美國駐軍也撤退了，從香港從美國開往上海的船都奉命中途折回了。

在這樣緊張的局面之下，無論是知識界工商界，在餐館茶室或電車上，大家都討論着太平洋上和

乎戰乎的問題。

「大戰會不會爆發」？

「爆發是必然的，不過目前也許還早，雙方好像都還待準備」。

「不過，這次的情形可不然啦，羅總統直接寫信給敵皇，非同小可呀」！

「我看敵人會見風轉舵，知難而退」。

「東洋人決不肯屈膝，一屈膝他就完了。不如僥倖一戰，縱使大敗了也光榮些，橫豎所謂「中國事件」越弄下不得台，率性把亂子擴大，或者還可僥倖於萬一呢」。

「只怕敵人見風轉舵，而英美樂得避免戰爭，以便專心對德，因而不惜以我爲犧牲，同他妥協起來，這的是要當心的」。

人人的心中都熱烈地盼望大戰爆發，中，英，美，蘇，四大太平洋强國聯合打擊日本，怕他不粉碎嗎？只要太平洋大戰爆發，中國便可得救。

不管這種心理，這種看法，是否正確，當時的上海人確實是這樣想。至於大戰爆發了，上海的情形會是怎樣，各人的處境會是怎樣，這類問題當然有人想到和談到，但大家所關心的是民族和國家的命運居多，個人的問題似乎還是次要。

## 大砲響了

七號晚上因爲有客，睡得很遲，因而也睡得很熟。半夜過後，似乎聽得有人在敲門，並且叫着：

「老宋，大炮響了，起來聽呀」！

這是和我同住的同事徐先生的聲音。我一滾下床來，擦了擦眼，神志清些，果然有轟轟聲，隱隱

可聞。待把窗門打開一聽，一點不錯是大炮聲，一陣陣從東北角上清晰地傳來，同時還雜有機關槍聲在裏面。

這是怎麼回事？說是游擊隊又不像，素來游擊隊進攻都沒有聽見過這樣多大炮，而且近日從沒有聽見一點風聲。說是敵軍奪取租界，則我們住的正是租界的外邊緣，而屋前屋後都毫無動靜。說是敵軍和英美的衝突，則英美的駐軍不是都已經撤退了嗎？

半小時後，炮聲停了，謎還是不能解決，大家腦子裏縈迴着一個越來越大的「？」，難道這就是太平洋大戰的爆發？是誰動手的？是甚麼地方首先接觸的？是全局的，還是局部的？

天氣那樣冷，大家對着這越來越大的「？」符號不能解決，暫時還是回到床上去，明早起來再看吧。

## 戰時景象

次日（八日）天微明，記者即爬下床來，先到馬路上觀望觀望，只見五六個全副武裝的敵兵拿了雪白的槍刺，像木菩薩般站在我們左近馬路的兩旁。

我心裏想，今天可不用上辦公室了，如此情形，還會讓你通過嗎？

可是出我意外，居然有幾個老百姓從那頭走過來，安然無事；不久又有幾個從這頭走去，也昂頭闊步而過，一不要行禮，二不要盤查。這眞是奇怪了。

我和徐先生二人商量之下，決定也去冒險一試。我們走到海格路地豐路，看見街口設了障礙，僅有一小口可通。旁邊立了兩塊臨時造成的木牌，一塊上面大書特書着一個標語，大約是：「中日滿一致驅逐英美帝國主義」。另一塊貼了一張中英對照的佈告，大意是：「外國人無許可證不許通過」。

我們看完，也就裝做大大方方的樣子，在持槍敵兵注視之下從障礙物的夾縫中走過了，心中不消說總有些忐忑不甯。走到汽車站，公共汽車仍照常開駛，不過每到一大站，都有常戴口罩的敵兵一二人上來檢查外國人，對於中國人，不特不檢查，而且很是客氣的樣子。

沿途只見許多工兵，忙着在公共租界與法租界毗連各路口裝設鐵蒺藜，有的完全堵塞，有的留一小小的缺口，可以單人走過。

跑馬廳已被佔爲兵營，許多敵兵開了進去。街上到處有裝甲車巡行，穿着黑色雨衣的是海軍，黃色外套的是陸軍，他們在不設防的租界大馬路上耀武揚威，誇張他們的勝利。

大商店，大銀行等，前面都站有敵兵，或者是佔領，或者是「保護」，普通一般店家有的照常開着門，有的暫停營業，情形是凄凄慘慘，七零八落的。

到了辦公室，才知道昨晚砲聲的來歷。原來英美的遠東駐軍雖爲撤退，但都留了一隻小型砲艦停泊黃浦江中，昨晚敵人要該兩砲艦無條件投降，遭了拒絕，便訴之武力解決。美國的一隻於激烈抵抗之後，以衆寡不敵便投降了；英國的一隻於壯烈抵抗之後，便實行鑿沉，兵和船同歸於盡。我們聽了爲之咋舌，以爲英美人一定會要報復的。

這樣一來，大家不能不認爲太平洋的戰爭已經爆發，但爆發前的方式，地點，和時間，仍不能明瞭，當天的申報，新聞報，中美日報，正言報，都照常出版了，但沒有隻字提及大戰爆發的事。有些人還以爲或者是上海一部分敵軍爲擴大事態計，而局部發動以便向東京要挾呢。

直到十一點，敵僞各報的號外，如雪片飛來，大家對於那上面所載的勝利消息，雖沒有人肯信，但大戰首先在南太平洋上爆發，而且各處同時爆發一層，大家都不能否認。

這時候，敵兵仍在街上開來開去，「保護」大商店，或佔領「敵產」，忙個不了。我們對面的五

洲藥房，首先承蒙「保護」，裏面的職員必須安心供職，不許離開，將來食糧交通等方面，皆担保優先待遇。

五洲隔壁的美國俱樂部却在被佔領之列，那些在洋大人底下享過一些福來的「西崽」們，一個個都背着被包提着小箱，狼狽不堪地從那所大廈滾出來了，神色當然是悽慘的。

不久之後，那所，向爲要人闊老的棲息之所的大洋房便一變而爲敵人的海軍司令部，兩張血紅的膏藥旗，一在屋頂一在屋前飄揚着。它對過那塊停車場現在作了敵兵的操場，當他們正在練習殺中國人的技術時，竟有許多沒腦筋的同胞目不轉睛地在旁邊看着出神。

從此以後，上海便到處都可看見那種血紅的膏藥在飄揚着，好像是告訴大家，危險的事情發生了。同時，不消說又是謠啄紛紜，譬如說孤軍營中的壯士們，或被割掉了耳朵，或被挖去了鼻子，給敵兵牽在某地某地遊行等。我們知道，復仇和殘忍，乃是「大倭」民族的固有精神，由以往對八百壯士所用的無恥的慘毒手段看來，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大戰沒有爆發以前，大家都希望它爆發，因爲它對於我們的抗戰是有利的。但現在眞的爆發，大家却又惶惶然，怎麼辦呢？生活，安全，性命，糧食，法幣……一連串的問題都來了。

然而，大家不知除了這些之外，還有許許多多想不到的問題會要發生呢。

## 苦在後頭

敵人佔了租界，對中國人特別來得客氣，不僅不强迫行禮，有時還反過來向你裝個笑臉。這是爲了什麼？

很顯然，不外是因爲久已垂涎三尺的這塊肥肉，現在既經變成他的獨食，樂得維持秩序，以傲慢

慢來宰割。而且公共租界除了英美，還有德意及其他小國的關係，盟友希特勒的東方代理魏特曼正在上海，假如做得太難看了，是要引起他不好的感覺的。

所以，敵人這次進租界，對於法院，教育，乃至純商業性質的報紙都暫時維持不變，甚至不許僞組織的搗蛋份子插足進去。

這種辦法收到極顯著的效果，一般不明白的人，起初都受了催眠，老做着夢，他們聽見香港同胞受難的消息，以爲自己幸而是在上海。殊不知上海的苦一步一步終歸是免不了的，上海的苦，苦在後頭。

果然，銀行經過五天停止支付之後，提款給嚴格的限制了，職工的薪水也要經過正金銀行的核准才可以發下，其他可以想見。棧房裏面的物資被不分皂白地封了，致使許多國米的大家反而沒有飯吃，至於私家國積的貨物，被敵人沒收的，更不知多少。麥加利匯豐等銀行的保險庫中，聚集了不知多少中國富人的珍珠寶，現在都要開查，只要是敵人所看中的一切，便偷摸的偷摸，沒收的沒收。總之，人人都感到財產的沒有保障。

然而生命難道就有保障嗎？不然，不然。希特勒在歐洲淪陷區所幹的慘殺人質的辦法，給他的盟友如法泡製地拿到上海來付之實行了。如果，一個地方出了事件，便爲當地的紳士和富商是問，從出事時起，該地全部封鎖，不許出，也不許進，直到交出凶手爲止。

以前的上海人以爲住在美軍防區最安全，以至該區房價比他處高漲半倍，美軍一旦撤退，這些人大起恐慌，有錢者又想搬住法租界，以爲法國處於中立地位，必可不受影響，殊不知這種封鎖的辦法，無論那一個租界，一概適用，法國人早已仰軸心國的鼻息。

敵人並聲言，封鎖的範圍將越來越擴大，甚至擴大到全市亦非不可能。

在這種辦法之下，事情就越來越麻煩了，人人都感覺得自危。萬一被封鎖在裏面，首先就發生糧的問題，極斯非而路（滬西越界築路，一二八前曾被敵人封鎖二十日，餓斃居民數十人，慘不忍聞。）的前事，上海人是永遠不能忘記的。但糧食又不敢儲存太多，不僅有被沒收的危險，而且可以賈禍，況且糧食艱貴已極，也無處買起。

從此以後，十六舖一帶的鹹菜，無不價格飛漲，大家都免不了買幾斤鹹魚鹹肉，以防萬一，上海的房間本來狹小，人口又密，更加上這些東西的氣味，眞是十全其美。

## 恐怖！恐怖！

敵人是說得出便做得出的，說封鎖，就封鎖！

首先觸霉頭的是永安，先施，大新這幾家百貨公司及其附近，但幸而他們有的是錢，尤其幸而敵人心目中也只要的是錢，所以這次封鎖很快便用軍用票解決，沒有遷延多少時間，也沒有造成太多的慘事，但已經够令人驚心動魄。

尤爲滑稽而可惡者，是所謂「恐怖演習」的辦法。敵人指定二月底到三月初的二十日當中爲「恐怖演習」時期，辦法是這樣，由便衣敵軍隨意指派街上一二行人爲「恐怖份子」，在他們身上加以記號。凡前後左右經過的行人，看見這「恐怖份子」，便須狂呼「恐怖！恐怖！」，並跑步向附近軍警報告。如果路見「恐怖份子」而不狂呼恐怖，報告軍警，其人必眞正有恐怖份子嫌疑，或則同情恐怖份子，便要給便衣敵軍提去懲辦。

於是眞的恐怖更加上假的恐怖，恐怖——恐怖——恐怖，充塞了每一條街，每一個角落，每一個

人的心。我們常常看見街上的人無緣無故地騷動起來。記者親身目擊，有一次某地失火，許多人竟把失火二字聽成「封鎖」，於是一傳十，十傳百，跑呀逃呀，一條街又一條街，都塞滿了逃「封鎖」的人，那眞正的火事倒反沒有人注意。

又有一次，記者正在三層樓上辦公，忽然傳說要封鎖，走的人越來越多，越多越急，我自己也弄得沒主張起來，只有跟在大家後面，跑下樓去。但是樓底下却好好的，一點事情也沒有。在這一場虛驚之中，有掉了圍巾的，有掉了帽子的，甚至還有一個年紀較大的同事跌了一交因而中風死了。

正是廢歷的大除夕，戲院舞廳就是在這種時局之下仍是熱鬧非常，一家新建的最大規模的戲院正定於那晚開幕。然而第二次封鎖不遲不早，恰巧從那天晚上開始，而那家大規模的新戲院也包括在封鎖圈內，西起虞洽卿路，東至河南路，北至南京路，南至愛多亞路，你看這範圍多大。大新公司一帶也在封鎖之列。

這次封鎖範圍雖經數次縮小，但一直到三月中旬還沒有解除，而三月十日，江西路一帶（包括上海銀行等）又告封鎖了。這次封鎖的目的何在，明眼人自不難想到。

至於滬西越界築路，被封鎖的機會更加多。記者寓所對過是中國紅十字會醫院，後面是看護的宿舍，看護們由宿舍到醫院，必須由我們寓所後面經地豐路到海格路，地豐路一旦封鎖，便要兜一個大圈子走大西路，如果大西路也被封鎖呢？她們便無路可走。但她們爲服務精神所驅使，又不能不按班上醫院，於是她便想法子由我旁邊的紅十字會廚房的屋上爬過來又爬過去。我眞替那些白衣天使担心，跌傷了固然不得了，給敵人發現了，更其不得了！

在這種恐怖空氣之中，人人都覺得危險，店家也無心營業。一般店家，早晨要十一點才會開門，下午三點鐘後便打烊了。這和內地的情形，剛剛相反。

## 生活的困難

上海這地方本來是天堂地獄擠做一堆，現在更加不用說。

集體的恐怖情形，前面已約略說過，除此以外，另還有來自種種方面的威脅。譬如講到走路吧，因爲汽油缺乏，公共汽車，不久就停駛了，私人汽車概行登記，登記之後，便是軍事徵用，現在可以乘的只有電車，但人數太多，根本難得擠上去。

那末走路如何呢？路上的憲兵隨時可以檢查你，但皮夾內如果有相片或朋友的通訊地址之類，便足引起他們的懷疑，而語言又不通，往往生出誤會，即使你說得幾句「倭夷烏龜殼」，但也要聽者高興，不然的話，因說日語而吃到斗光的事是常有的，你不是日本人，怎敢擅自說日語呢。

一二·八後，上海直接間接失業者不下百餘萬人，有辦法的當然設法離開了，沒有辦法的便流爲乞丐。許多智識份子也不免討飯，我曾看見一個青年用粉筆在街上寫了一首長詩，說他有一個計劃，只要十萬塊錢的資本，便可以解決上海的失業問題。他的思想當然可笑，也虧他寫得出來。

現在上海街頭的乞丐簡直滿坑滿谷，常常數百成羣，他們爲飢餓所迫，見了可吃的東西便要來搶。我親見某校一個女生，買了幾隻烘山芋預備當午飯吃，不料遇了一個蓬頭垢面的乞丐，將幾隻山芋一把搶去不要緊，還使那姑娘的一隻手灼起了許多泡。又一次看見一個女人買了些生猪肉，竟也被人搶去，那搶的人見她無力去追，還掉轉臉來朝她一笑。據報載，泰康公司某天送麵包去發行，路上居然被乞丐羣搶刼一空。至於包飯作的被搶，簡直是日有所聞。

上海一向是靠洋米維持的，一二·八後運米的船沒有了，於是糧食大起恐慌，幾乎有錢無市之概。國米三月間曾漲到六百多元一石，洋米雖較便宜，但來源太少，每人每日限購一升，實際清早就去

排隊，站在那裏忍飢挨餓，甚至還不免巡警們的拳打脚踢，等到晚上回來，袋子還是空空如也。

這樣子，想吃一盌白米飯是大大不易的，起初是吃粥，慢慢改吃玉米，薯蕷。雞蛋糕，太妃糖，現在都只許用玉米做了，各種餅干已禁止出賣，麵包只許做家庭麵包一種，重量和價格都照規定，因爲麵粉同樣是沒有的。

買食油和火油的情形也類乎此，兩三千人一隊，筒筒罐罐，大大小小的，眞是可憐相。食油每人每次限買一二兩，脂油也不易吃了。

尤其自敵人故意抬高軍用票和「儲鈔」的價值以後，上海同胞的生活更加不堪設想。聞說現在上海同胞被迫拿法幣去兌換僞鈔，也要排隊等候，正和買米買油一般。回想當日上海同胞出於愛國良心嚴拒使用僞鈔時的情形，實不勝感慨！

那種貧血的，一望而知其僞的僞鈔，曾幾何時，竟會成爲上海同胞的日用必需，成了一般奸商們的投機對象。

## 文化的災難

敵人初進租界，把注意完全集中在錢財和物資方面，至於要賠本的文化方面，則除了沒收和「保護」幾家報館之外，幾乎沒有旁的舉動。

一二·八後，上海所有主張正義的報紙，都實行停刊，只有新聞報和申報後來又復刊了。據說這兩家報紙是受了敵人的「保護」，敵人要他們照常出版，仍舊可以不登南京方面的消息，重慶中央方面的消息則仍可登載，不過必須要經過敵人的嚴格檢查。聽說大晚報也在這種情形之下復刊了。

至於敵人這種態度，用意何在，很不明瞭，大概是希望他們久而久之出於自動地來一個「澈底改

變」吧。敵人的毒手是一步一步慢慢來的，不看法院和教育，首先不肯讓僞組織插足的，現在都交給他們了。

電影戲劇界曾被邀至國際飯店開了一次聯誼會。會後，記者曾往訪編劇家周貽白，導演卜萬蒼於丁香花園，陳雲裳女士曾經在拍戲。他們帶着苦笑對我說，那天在國際飯店，大家都無話可講，只是狂飲而已。

當然囉，有什麼話可講呢？

其次要說一說書店方面，中國幾家大出版公司，正和別的工業一樣，完全集中於上海一隅。這次可得了一個大大的教訓。四馬路一帶的大小書店，事變後素爲敵人所注意，一二八後已屢次蒙他們光顧了，他們來買書，其實就是來檢查。許多書店在檢查數次之後，凡有抗日火氣的書，老早搬去埋藏或者銷燬了，以爲從此可以無事。

不料香港淪陷以後，第三日，忽然大禍臨頭，加入書業公會的七家書店，經敵人研究的結果，應視爲敵產，實行沒收。

記者正在一家素稱老大哥的書店服務，那天上午九時半，同事都到齊了，忽聽說敵人要查封書店，我們門口已有敵兵把住。

大家慌着沒有手脚，怎麼應付呢？我以爲公司比較安全，陸陸續續把一些貴重的參考書都搬到這裏來了，現在要拿走吧，又這樣笨重，而且倘若他根本不許你拿走呢？

果然，什麼也不許拿出去，現鈔，存摺，書籍，甚至連襯帶都要解下。

同人統統被驅逐下來，擠在底層的一個角落裏，左也拍一個照，右也拍一個照，不知拍了多少次。這大概是準備拿去揑造新聞片子的，我們權且做了傀儡。

拍了照之後，又是一頓「倭夷烏龜殼」，當然是宣布沒收敵產一類的鬼道理。一連經過三遞嚴格的搜查，我們一個個像喪家之犬一般出來了，前幾天望着那些挾着被包滾出美國俱樂部的人們可憐，不料會幾何時，自己便親身經歷到，眞不禁感慨系之！

查封書店，仍不會不注意到錢字，値錢的紙張油墨甚至機器，在查封的幾天內不翼而飛，他們拿了去却不肯認賬。你去交涉，總是一個不理，大概也花了不少的軍用票吧，一個多月後，才在另一個所謂「租界部隊」的同意之下啓封了。

但是問題並不隨啓封而解決，啓封後還得自行檢點，如果一個月後再發現有仇日的書籍便非辦人不可。但是天啦，仇日的標準如何呢？書裏面不能够有「倭」字，不能够講中日戰爭，不能够不承認「滿洲國」，不能够有「帝國主義」「社會主義」「國難」「九一八」「一二八」等名詞，連小孩子的書上有「小狗叫，汪汪汪」這樣的話，也是仇日的。（因爲這似乎是罵汪逆）。

於是各書店所有的中小學教科書，所有的歷史地理和地圖以及多數社會科學的書籍，都變成了禁書，好好的幾百卡車的書被拿去焚燬了！

以後再進一步，敵人恐怕會勒令各書店替他編纂，至少也要替他推銷推銷。這並不是我的想像，乃是有事實根據的，敵人以前在上海越界築路所施行的辦法，除賭窟和烟館那種毒化手段，進租界後尚未明目張胆實行以外，其餘辦法都隨其勢力所及，馬上施行了。譬如不管住戶和店鋪每家都要買一面僞旗，訂閱三份以上的敵僞報紙。强迫訂報，這眞是古今中外的奇聞，不問你要不要，到了月底報錢總歸是要來收的。準此而論，將來任何僞方出版物不都會有用這種方法來推銷的可能嗎？

## 可怕的「聯繫」

敵人對於上海文化界的手段是軟硬兼施。如前面所說，對於電影戲劇界是用帖子請的，收到了帖子的人，誰敢不去呢？然而對各報館，態度就强硬得多，報紙必須繼續出版，職員不能離職，完全是命令式的。

此外，敵人另還應用了一種方法，那就是綁票。一二·八後陸陸續續有人被綁走了，這些被綁的，似乎並沒有重要的政治關係（後來吳開先先生是例外），至多社會關係比較複雜些而已。並且綁去的人，待遇也並不一律，有的很快便放出了，有的拘留了很久。例如魯迅太太許廣平女士竟被綁去兩個多月才放了回來，而周越然先生不到一星期便放回來了。

據一種傳說，放出來都是附有條件的，大致不外是：（一）不離開上海（當然敵人要你離開時，是另一事）。（二）與和平運動取得聯繫。

敵人文化落後，至今沒有自己獨立的文字，然而他們借了我們的漢字却也很能妙用，如像這裏的聯繫二字，用得多麼巧妙啊！

文人的資本都在肚皮裏面，既無法沒收，也無用「保護」，只有「聯繫」這個方法來得妥當，一經他們「聯繫」，再想遠走高飛，已不成了。

內山完造這個人，聽說担任着敵方的文化特務工作，利用他在上海的多年歷史以及和中國文化工作者平素的交情，大賣其力。他當然是這種「聯繫」工作的負責人之一。

新近上海又到了一個文化特務工作者，叫做小川什麼，據說他對於中國文化有相當研究，向來在南滿鐵道會社任職。蘆溝橋事變以後，敵人對於我國文化機關，肆意摧殘，無所不用其極。小川對於這種辦法，曾屢次提出異議，結果觸怒軍閥，會下於獄。近來不知爲什麼忽覺得這位老頭子的話或者

也有些道理，便把他由東京放了出來，派到上海做文化特務。

小川得到這樣一個機會，自然想大展鴻圖。現在他常常出現在上海各書店，東看看，西問問，乍看起來，他對於我們的出版界是何等的關切，是何等的愛護，然而你知道他心裏究竟打的是怎樣惡毒的主意呢？

逃不出上海的文人，生活的困難還是小事，最可怕倒是這種「聯繫」，它像一幅不可見的羅網，到處給張起來了。

## 學校的悲劇

戰後上海市面畸形繁榮，人口增至五百萬，學生當然異常發達。學校只要開了，不管設備如何，教授如何，總不愁沒有學生來。

而且學生的素質也並不壞，他們雖置身在紙醉金迷的地方，對於國家民族的艱危，却都深切地感覺，清楚地認識，雖在威迫利誘之下，動搖變節的現象仍是少而又少的。

但一二·八後，學校和學生同時都發生問題，要辦學校便要受敵人的節制，要讀書就只有讀漢奸們所編著之僞書，這如何是素以清高自居的教育和血氣最盛愛國不肯後人的青年學子所能辦到。

在一個短時期裏學校都停頓狀態，學生們暫時縮在家裏面，不敢多在街上拋頭露面。

然而，這究竟不是根本辦法，學生總歸要讀書，教員也很少不靠教書來維持的。於是辦法出來了，學校改頭換面，仍舊還是開起來。於是什麼書院呀，補習班呀，種種的花頭都出現。

小學校表面看來比較容易處理，其實亦不盡然。那般天眞活潑的小同胞，他們心地太純潔了，先生們一向來教他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一向來罵漢奸汪精衛，現在要教他們把口調完全改變過來，那

裏容易辦得到呢？

許多富家子弟，則情願聘請家庭教師，在家課讀。一則時局混亂，出外讀書，易遭意外，二則不入學校，便可以讀自己所高興讀的書，不必去受那種奴化教育。

商務中華的許多教本被敵人沒收之後，舊書攤上的少數殘留，便一變而爲珍本，價值陡漲數倍。由此也可見人心之所向了。

但是熱血的青年們，雖明知這是沒辦法中的辦法，要他們在這種狀況之下苟活下去仍是不可能的。於是「出走」的事情接二連三地發生了，東家今天失了兒子，西家明天不見了弟弟。他們那裏去了？他們不辭冒萬險歷萬難回到祖國的懷抱中去了。

他們說，我死也要死在自由的祖國？

## 再會吧，上海！

回到祖國的懷抱中來，這事談何容易？尤其是知識份子，尤其是青年學生。有許多人因爲有熱人領導，或者甚至在僞組織方面找到了一點關係，很容易就走過來了，但是沒有關係也沒有經驗的人，便往往要遭遇到非常的困難，記者就把我個人的經歷作一個例吧。

太平洋戰爭爆發，記者即決定回來，只以一些小事沒有了清，未能及早動身，加以路綫又不熟習，找不到一個可靠的領路人，唯一的辦法只有信託那種似公開不公開的所謂旅行社。

不幸我在旅行社的手續剛剛辦好，便聽說前一批旅客在杭州被扣留了，旅行社因此自動停業，我也只有退票。

但我回來的計劃並沒有打銷，天天打聽路綫，結果還是少不了旅行社。原來這種半公開的營業，

有不下十數家之多，那一家可靠那一家不可靠，誰也不能斷定，我選來選去，結果選中了也許是最糟糕的一家——海華公司。爲了要趕快脫離虎口，我什麼都顧不及了。不管它可靠不可靠，把一切都信託了它。

是三月十日的黎明，老天洒着幾點小雨，好像見我在這樣狼狽不堪之中離開這第二故鄉的上海，很替我悲傷似的。我很喜歡的趕上了第一部電車，街上的房子慢慢地可以辨認出來，到了老北門已經是大亮了。

跑到旅行社，這批旅客連我十三人都已到齊，十個男的，三個女的，便在旅行社的領導之下向北火車站出發。他們好像是屬於三個不同的團體，互相並沒有聯絡，不過由裝束行止上看去，顯然都是大學生，年紀都不相上下。

到了車站，照例經過一度嚴格的盤查才上車，在車上又經過一度檢查，都沒有問題。我們領了到餘杭去的「回鄉證」，敵人那時正鼓勵上海疏散，火車當然要予以便利的。

火車開了不到一刻，上海便在渺茫中消失了。戰爭以來，幾年沒有過到鄉下，我貪看鐵路兩旁的景色，上海那種齷齪的印象，慢慢給冲淡了。

由嘉興到杭州一段鐵路，常常發生覆車的事，所以敵人保護得非常周密，兩旁都有槍籬笆和電網阻隔着，有時籬笆之外又有鐵絲網密層層，用心眞苦。大約每隔十里便設有一個崗位，有兩三個槍兵站在一種用稻草遮蔽着的[illegible]台上。可見敵人的交通線是多麼難以維持。

鐵路兩旁的屋子多半都燒掉了，只看見一些斷瓦殘磚，尤其令人觸目者，燒不壞的水缸酒罎之類，到處都是。這些屋子裏面的人們那裏去了呢。

此情此景，看了自是難受，但臉上決不敢流露出來。正午時分到了成站，進杭城時，檢查得更

加厲害，我被擠在人叢中，兩脚不能落地，擠了二十分鐘之久才動了。

## 杭州一瞥

昨晚沒有將行李由火車站運出，今天不能動身，必須在杭就擱一日。五六年不到杭州了，在滬時聽見說，敵人已將西湖弄得很好，比較過去面目一新。因此，使我益發想有機會來看看。現在趁着「回鄉」的方便，正好在此流連一日，以覽觀湖山之盛，同時也可證實證實在滬時的傳聞究竟是否可靠。

今日的杭州，竟和當年的虹口（上海日租界）一樣，在旗下一帶，盡是敵人所開設的店舖和各種娛樂場所，中國店子的招牌上也有很多加上了日本字的。在正街上，除了紙烟肥皂布匹一類的店子，生意很發達外，其餘各業都異常冷落，許多店子率性不開門。

不過西子湖本身却不然，她固有的湖光山色，仍和以前一樣嫵媚，一樣多變，只是遊人沒有了，她的好景被愚蠢的世人辜負了。

過去我遊西湖，最愛是湖濱晚景，從太陽落山到晚上六七點這中間的湖光的幻變，每要使我沉醉。我又愛獨個子清晨到白堤上去散步，一面散步，一面做着我的綺色的夢。

可是，現在呢，白堤根本就不許自由行走，更莫說在清晨。在湖濱我們所看見的只是一些穿了老虎皮的敵兵，間或雜了一些藝妓或者女眷在內，我們同他們的氣味相隔太遠了，就是白日裏面，打湖濱過的也得小心謹慎，免得招是惹非，若在晚上，誰也不敢有這種清興。

雖然如此，我仍冒着危險，硬到湖中遊了一遍。湖上遊艇只剩了數十條，價錢還不算貴，三小時

只要十四五元。因爲遊人稀少，水鴨却多到了不得，簡直黑越越地一望不盡。因爲四面山上常有游擊隊，不便遠遊，我僅到了湖中幾個地方以及孤山和岳墳。

湖中的幾個地方，因爲沒有遊人，到處都長滿了豐草，亭樹闌干之類，多頹敗不堪，不像最近曾加以修葺。照相館和小食店仍有開着，但都門可羅雀，藕粉賣到兩塊半錢一盌，實在太貴，這也是因爲沒有客來的緣故。

以前孤山的遊人總是絡繹不絕，尤其在這春天。所以便有人說孤山不孤。可是如今呢？它眞正是孤山了，石級上都長滿了青苔，而且有些地方聽其坍塌了，走遍了也發現不出一個遊人，胆子小的人一定會不敢去的。

放鶴亭的梅花，正當盛開，可是由過路的人任意攀折，似乎沒有人去愛惜了。林處士假使復生，不知將作何感想！他也許會因此改變作風，寫起抗戰詩歌來吧！

岳坟更加闃無人聲，坟前的奸像橫七豎八地倒在亂草中，當今的漢奸太多了，古時的漢奸似乎已被人忘記。岳飛坟上被人丟了無數的石塊，不知用意何在。我想，大概是敵人對於「精忠報國」的岳將軍不表贊同，而又爲浩然正氣所鎭懾，不敢過於放肆，才用這種無聊的方法來發洩那種卑劣的情緒。

就一般情形看來，我在鄰聽見的那種說法，完全是沒有根據的。

遊罷歸來，進城時又受到一度盤查，那個敵憲兵說的一口滿好的中國話，他問我在上海幹什麼行業，我說我是開南貨店的，他問我爲什麼還不到餘杭去，我說今早沒有趕到車子。他看見我對答如流，便毫不懷疑一揮手讓我進城了。

回到旅舍，倒在床上休息，杜工部「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句子一字一字打到我的心弦上。

## 難關到了

在上海時就聽見說，離上海容易，到杭州也容易，但出杭州城就有困難。

第二天（三月十二日）我們一早起來，準備一切。旅行社的人忽然告訴我們說，今天走不成了，因爲杭城的駐軍準備調動，[illegible]的聯絡員出差去了。但到八點鐘時，却又有一個僞兵送一封信來，催我們趕快動身，說路綫已經打通。

我們聽了這種意外的好消息，自是非常喜歡，因爲杭城正在淸鄉，夜長夢多，久留一天不如早走一天。於是我們便走到湖濱，預備乘遊艇過湖，假稱到蝶來飯店去，實際是想走靈隱那邊溜之跑也。

可是事不湊巧，那個站崗的鬼子雖然准許我們的行李放行，却不許我們的人通過。他的理由很簡單，我們是同餘杭去的，而到餘杭並不走這條路。

這條路走不通，便只有從堤上繞去。堤上這條路據說更加困難。但事實每每和想像不盡相同，我們起初很是担憂，不料反而毫不費力，一走便走過了。

在堤上，好容易僱到了二十部黃包車，載着人和行李浩浩蕩蕩出錢塘門外去了。路上又經過一度檢查，出過一次買路錢。約行十里，來到一個叫古蕩（？）的地方，旅行社的人便將我們送上兩條小船，我們一顆提起的心，這才放下。

直到上了船之後，我們十三個人中的幾個小團體，才互相發生了聯絡，果然都是大學生，僅我一個人是例外。

船開了不到一小時，便看見前面有一個竹籬笆將河道阻塞着，我心裏想，這也就是所謂警戒線了吧，據說這上面常掛着有人頭的，只要衝了過去便沒有事了，如果衝不過去，事情就會糟糕。

但事實告訴我，這決不是最後的警戒綫。那上面已有一個現成的洞，小船一梭，就過去了，沒有人頭，也沒有驚嚇。船在前進時，前面時常有空船開過來，我們的船夫向他們招呼，老是說：「前面好嗎」？而對方的回答也老是說：「好」。

走到下午兩點半的光景，船夫忽然警告我們說，前面有游擊隊，大家當心一點。我心裏想，我們巴不得有眞正的游擊隊來保護保護，有什麼可怕呢。以爲船夫未免大驚小怪。

走了一程又一程，船夫好像知道「游擊隊」已經來了，把我們的船東一灣西一靠，又好像躲什麼，又好像是等什麼。我們摸不着頭腦，不知如何辦法。

忽然，遠遠地有一條船向我們開來了，前面一個人注視着我們，手裏還拿着什麼向我們指着。我向大家說：眞正來了，我們送點路費去慰勞他們吧。

「停住」！那船上的人這樣叫着，一個個都爬上我們的船來。

「大家都是中國人，不要怕！」其中一個拿手槍指着我們說，這是僞軍僞警的口頭禪，我心裏已恍然明白。

「到餘杭爲什麼跑到這裏來！」

「大家上去，檢查檢查！」

十三個人都把回答繳上，押着他們走進一個破廟裏面，一個一個被澈底「檢查」，然後再關進一間黑屋。

「這是一枝派克。這個表……」。

「你們十三個人，難道只有一千幾百塊錢，坑在那裏趕快說出來，如有一萬，我們只要五千，把五千給你們做路費。還有金器呢？」這是黑房子外面的聲音。

「我們都是逃難來的，所有的路費都在身上。」這是黑房子裏的回答。

「銀戒指倒還有一只，你們要嗎」？一位女同學狠狠地補上一句。

一陣脚步聲，好像只留下一個人守着我們，其餘都走了。約五分鐘後，一個船夫眼淚雙流跑來告訴我們說，「先生們，[illegible]什麼都搶光了！」

我們聽了這種消[illegible]，大家[illegible]視而笑，並沒有一個人嘆氣的。我們死也要死在自由的祖國，只要性命安全，這些身外之物有什麼重要啊！

## 陰陽界上

但這還不是最後的難關。船的重量減輕了，我們繼續前進，下午五點半便到了高橋藩這地方，這才是眞正的封鎖綫前。

已經有幾批旅客等在這地方了，他們有的到了五天，有的到了三天，封鎖綫經屢次嘗試，都退了回來。現在人數越聚越多，再不設法衝過，是很危險的。

我們因爲已經吃了苦頭，無論如何不想在這種地方拖挨下去，決定當晚一定要衝過去。

大約是六點半鐘時分，天色已經昏黑，我們便出發。前面放着一遞又一遞的步哨，完全靠手勢聯絡，以不用言語爲原則，因此行動更其困難。沒有風聲便繼續進前，稍有響動，便急速後退，向山上疏散。疏散的時候惟恐散得不開，躲得不祕密，但喊聲要集合，就爲難了。過了一會，大致集合了，又向前進，遇了聲響又向後退，如此一進一退，慢慢地向前面移動。

終於看見一條小馬路橫在前面，大家知道封鎖綫就在路邊，不覺毛骨悚然，行動自然而然的敏捷起來，跨過馬路，鑽過籬笆，出了一身汗，鬆了一口氣，但還是不敢做聲，同伴失了聯絡，也只能聽

之任之。

警戒綫前後的路，大概給敵人破壞了，又是連日的大雨之後，黑夜走來，實在苦煞，滚了一身的泥漿不要緊，皮鞋裏面浸了水，走起來幾刮幾刮地響，倘若給守在山頭的敵兵聽見了，向我們開起砲來怎麼好？因此便只好脫下皮鞋穿襪底走。

這樣走了兩個鐘點，又過了一次渡，有一個做小生意的公然在船上擦燃洋火抽起烟來，於是大家的視綫集中於他；並且有人說：「你這個奸商，等一會抽不可以嗎？」

然而，這個小販好像資格很老，毫不在乎地仍舊抽他的烟。

船一到岸，又遇到一個奇怪的人，頭上捆一塊黑布，身上只穿一件汗衫，他開口便問我們看見他們的人沒有。後來才知道他們一路八人帶了一些貨色，早上由我們走過的地方偷過，不幸給鬼子碰見，不特將所有的貨色沒收，並且還將衣服剝掉，打得死去活來，他的頭給打破了，其餘七人都沒有下落，有兩個恐怕性命都已不保。

後來這個人便同我們一道，晚上十一點走到一個王保長家裏，大家在稻草上休息一下，從微明的燈光裏，只見他的白汗衫褲上血跡殷然。我們同想同想方纔的經過，眞是不寒而慄。

王保長的房子就在路旁，是兩間新蓋的茅棚，據說橫直左右的房子都給敵人燒光了，晚上敵兵不敢出來，大家可安安碰一晚，知道明早天亮就要走，至少要再走十五里，到了南澗便萬無一失了。

我們自早晨動身前在机城吃了一些點心來，到現在還沒有進食，這裏除開水外，什麼也沒有得吃，可是肚子並不覺得餓，只是神魂不定，又覺寒氣襲人，我無論如何合不了眼，好容易熬到天光。

次日（十三日）黎明，大家便準備好了，大概是由於昨晚的痛苦的經驗，今天幾乎沒有例外地各人都拿了一根手杖，不經過黑夜旅行的苦是不會了解手杖的重要

今天大家的臉上都有一種喜色自然表現出來，三三兩兩地去[illegible]到晚的情形，或講到自由祖國後的計劃。不知不覺便達到我們的第一目的地——南澗。

## 我們新生了

兵法說，置之死地而後生。我們對於陰陽界的可怕，老早就已知道，但是長期地殘踏在敵人的鐵蹄下，是更加可怕[illegible]！

由南澗到綠渚，還要爬過五隻高山，足足有兩天的路程；由綠渚到金華，更有三四天的水路。但是我們到了南澗，大家的心田中都有新的希望新的生命萌起芽來。

我們在南澗吃了一頓飯。我們抱着一種異樣的心情來吃這一頓飯，一則這是我們第一次吃到自由祖國的飯，二則昨天早晨以來這是第一次吃飯，三則我們的路費光了，以後幾天裏面恐怕不容易再吃到這樣的飯。

雖然如此，我們大家都感覺到新生了，在上海，我們久已不能唱救亡歌曲，現在大家可以引吭高歌了，在上海，我們已再沒有機會談論國事，以後我們儘可以盡力報國了。

如此，不到幾天，我們到達了金華。十日的旅伴，同甘苦共患難的旅伴，現在是各自分散，大家爲了前程，爲了祖國，努力奮鬥去了。回想三月十一日在杭州時，白堤上的柳樹才只萌出一些黃色的嫩芽，現在金華近郊一帶，已到處是桃紅柳綠。我一個人在金華徘徊了些時，想起我現在只剩得一個光人，想起我在上海經營了許多年的那個小宇宙——我的書齋，想起至今還留在上海的朋友的境況，想起我們走過後第三天（三月十六日）就慘遭敵人焚殺的南澗的同胞，不禁嘆息了。

人生就像是一個旅途，這十天當中的經歷，不過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小段而已。過去的一切讓它

斬截地忘記吧，不然的話，一個人常常在回想中討生活，不把握現在，而生活於過去，那是沒有出息的，這樣的話，雖然逃出了虎口，仍舊不可得救。

於是我寫信告訴留在上海的朋友說：我現在的情形正是所謂柳暗花明又一村，我雖然受了損失，吃了苦頭，但我的新希望和新光明足以補償而有餘。祖國到處都需要我，可惜我無分身之術，不然，許多地方我都要去。

最後我選擇了教員的生活，而且我要教國文。敵人強迫淪陷區域的同胞學日語，我們難道不應該極力使我們同胞的國文程度儘量普及和提高嗎？我認爲要通過文字的姻緣，才可以使青年們的熱情而純潔的心精誠結合起來。可不知道我這個抱負是否實現了萬分之一。

我自民國十八年到上海，便下決心埋頭讀書，因爲我最服膺　孫總理的一句教言——青年應該立志做大事，不應該立志做大官。國家在國際上沒有地位沒有貢獻，就是做到了比皇帝更高一級的官又有什麼意思？

由長期的孤獨生活，忽然跑進一個千多學生的學校裏來教書，並且還担任類似舍監的級任，這在我不能不說是一個大轉變，但這一個轉變，我覺得非常有意義。

當第一次參加學校的升旗禮時，我注視着國旗飄飄而上，熱淚不覺奪眶而出。從此以後，永不要看那種令人睚眦欲裂的不倫不類的僞旗了。

可是我們認爲好的事，敵人總要想方設法來破壞。一個多月的學校生活，天天在敵機的威脅中度過，直到金蘭不守，上完了「最後一課」，我又轉移到八閩來了。

「最後一課」時，同學們要我講時事，他們心裏是恐慌而悲痛。地方淪陷了怎麼辦呢？中國不會亡嗎？我安慰他們說：中國是亡不了的，抗戰五年的結果，至少[illegible]認識了中國，同時使每一

個同胞都有了國家的觀念。我們只要保全實力，拖住敵人，等[illegible]世局大定的一日，中國決不會沒有一個應有的地位，萬一地方淪陷，逃不出去，我們仍得認識我們是中國的人，仍是活在中國的地上，各人運用各人的聰明才智去應付便是。並且沒有多數愛國同胞在淪陷區艱苦奮鬥，我們將來的反攻會加倍困難。

教室裏面寂然無聲，有的聽了點頭，有的沉思，有的竟然哭了。我知道我的話並不能使他們不恐慌，不悲痛。但是，要眞正[illegible]得新生，總得繼續不斷的奮鬥，光是恐慌和悲痛是沒有用的。

× × ×

記者離滬前，一位朋友的太太鄭重地與我相約，如果聽到了日本被炸的消息，請我在寫給他們的信上打個×，炸一次打一×，小炸打小×，大炸打大×。直到四月二十號，我給他們寫信，才打上了幾個×，心裏想以後的去信中，×準會愈多愈大起來，不料一次之後便難以爲繼，連寫信的人也得逃之夭夭。我不能想像上海敵僞的報紙如何登載這次浙贛戰爭的消息？仍留在上海的水深火熱中的同胞，又是用怎樣一種心情聽到這種消息？他們被新聞封鎖了，眞正的消息越來越一點也聽不到，主張所謂「和平」運動的僞報，多年已不登載抗戰軍事的消息，在那班漢奸們的可憐的腦子裏，以爲不講戰爭便沒有戰爭，沒有戰爭便算是「和平」了。然而不怕怎樣封鎖，不怕怎樣麻醉，眞正的消息總有傳到淪陷區同胞耳朵裏的一天。在不久的將來，同盟國開始總反攻的時候，我給那位朋友的信上必定常會打着很密的大×的。